

西

臺

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 臺 集

(二)

畢仲游撰

西臺集卷六

試策

召試館職策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寢微之憂。太公治齊。尊賢而重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不免于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于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大長者。至于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于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察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其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于篇。以備采擇。

臣聞不循于理。不合于變。不適于用。而使之言。則行道之人。皆自以爲量董。先循于理。次合于變。卒適于用。而使之言。則雖量董有所不能盡。故論無美惡。惟變之合。言無得失。惟用之適。言至于用而止矣。自嘉祐以來。天下之士。常患乎科舉之累。而尤以詩賦爲無用。故廢去偶儷破碎之辭。而進以通經義理之學。庶幾乎有用。而十數年之間。綴文之士。號爲通經者。偶儷破碎。反甚于詩賦。至合天下爲一體。如適莽蒼。

之野。而觀蓬萊之多。第見同色耳。孰能形小大美惡于其間哉。詩賦則曼詞以自售。經義則曲論而求通。取士之法雖分。而科舉之累如一。無他故也。上之人道之不善爾。今朝廷復修三館之制。使公卿大臣薦延天下之士。因試以言。既不取詩賦之曼詞。又不爲經義之曲論。而策之以仁祖神考齊魯文宣之治者。似欲聞有用之言。則承學者詎敢以無用爲說。雖策之者未必真取其有用。要之非昔時之詩賦。今日之經義。則自當不爲無用之說爾。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豈不知舉賢而上功。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豈無尊親之道。使魯不舉賢而上功。齊無尊親之道。則齊魯豈可以爲國。蓋尊尊而親親。近乎周之弱。而道無弱也。舉賢而上功。近乎秦之強。而道無強也。魯久而偏于弱。齊久而偏于強。後世從其偏而失之。如齊魯之後。知其偏之所在。以齊之所偏者治魯。以魯之所偏者治齊。各舉其偏者救之。則魯不至于衰。齊不至于奪。非謂尊尊親親。舉賢上功。爲召衰奪之端也。昔仁宗皇帝之治天下也。優禮大臣。而聽用御史諫官之言。蓋大臣者。天子之輔也。不優爲之禮。則無以勵其節。盡其心。而聽用御史諫官之言。所以存天下之公議。而禁制大臣。使不得自放之術。故大臣起居進見。未嘗不恭己而待之。若將久于其位而不可動。及御史諫官。一有論列。則十言之中。行其七八。雖故老大臣。必正其罪。以是而去位者。蓋可數矣。故治平以前。大臣平日足以致君臣之歡。禮貌之隆。而私門奸利。則破膽而不敢爲。至于神宗皇帝。承久安之運。因累聖之業。欲興利除害。富國強兵。而服四夷。凡可以興利除害富國強兵服四夷之事者。無不舉。凡人可以行其富貴者。用之無不至。且孝宗廟仁九族。隆儒重道。常有以自勵也。老臣舊德。諫說雖切。而不忘尊

獎嚴憚之心。終爲天下之用。則仁宗之道。本無心于使之媮。神考之世。未嘗欲其刻也。然師仁祖則有媮之防。法神考則有刻之慮者。以風俗出于觀望之致爾。故有言某事之利民者。上不知其利而使視之。視之者必爲觀望。曰。是欲我言利也。則言其利。不言其害。上不知其害而行之。故朝廷以爲利者。天下以爲害。有言某事之害民者。上不知其害而使視之。視之者必又爲觀望。曰。是欲我言害也。則言其害。不言其利。上不知其利而去之。故朝廷以爲害者。天下以爲利。推本而言。豈朝廷之所望于下哉。且天下之士。固有贊青苗。譽免役。歌市易。頌鹽法。至于今日。閨門之內。道路之間。皆以爲青苗爲可除。免役爲可罷。市易爲可改。鹽法爲可廢。至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更者。是豈真知其不善而可更哉。亦出于觀望而已。蓋今日之言不善。有前日以爲善而欲奉行之人也。則朝廷明日欲復新法。彼又將言青苗可舉。免役可行。市易可置。鹽法可作。至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爲者也。由觀望之心。成觀望之俗。故師仁祖則事或至于媮。法神考則慮或入于刻。蓋皆不在媮刻之間。而觀望使之然也。今如取夫守道固窮。不爲觀望。衆人之所共知者。尊用而亦取夫背公向私。專事觀望。衆人所共知者。退免。使天下曉然知觀望之無所用也。則師仁祖而不至于媮。法神考而不流于刻。而忠厚勵精。孝文孝宣之治。可以兼舉矣。昔秦人之爲俗也。賤仁義。尚詐力。尊法令。禁儒學。勇者威怯。壯者凌弱。天下耗亂。而孝文之時。去秦未遠。元元之民。出于塗炭。故鎮之以厚。養之以寬。吳王不朝。則因賜几杖。張武受賂發覺。而賞以金錢。嗇夫喋喋利口。則以釋之諫而不用。其寬至矣。而終無怠廢不舉者。以秦在其前也。及孝昭之時。霍光爲政。雖承師旅衰耗之後。與民休

息而不學無術。因權用勢。居以不遜之道。在廷之臣。有忤意而誅者。便辟而生者。是以孝宣于閭里知民事之艱難。光薨之後。五日一聽政。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所以然。其勤至矣。而無督察過甚之失者。以乘霍光之後也。然則赦吳王。賞張武。棄馮奉世。似寬矣。而孝文之事。本不至于弛。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問。考其名實。似勤矣。而孝宣之事。本不至于察。則文無怠廢之風。宣無督察之失者。亦良有道。今國家上不承嬴政之苛。下無霍光之弊。則周公之所治魯。太公之所治齊。與夫仁祖之忠厚。神考之勵精。惟其所擇。而當其行事。則去觀望之俗而已矣。夫前古之君。有難與爲治者。以任用親黨。女謁公行。遊宴弋獵。不恤國事。賦斂無藝。使民困窮。深嚴自居。下情隔塞。有一于此。則難與爲治矣。蓋親黨女謁。遊獵賦斂。隔塞者。人君之私也。小人探君之私。而道之于邪。旣以得趨于私邪。則公卿大臣。雖欲開正言。陳正道。如陳夢中之語。告天外之事。泊然不以經意。雖欲爲治。從何而入哉。所以難也。而國家自祖宗以來。宗室戚里。未嘗用事。而賜予有節。則無親黨之嫌。主上明聖。未親后妃之議。則無女謁之患。苑囿鷹犬。未有所幸。則無遊獵之虞。罷貢獻。蠲逋欠。則無賦斂之弊。聽政之始。卽詔天下實封言事。惟恐下情之不通。則無隔塞之憂。凡前古之難者。顧皆易矣。而所難者。則在于觀望之俗。未衰爾。蓋爲治而觀望。則流入于邪。苟無觀望。則齊魯文宣仁祖神考之治。惟所行之。皆可以成功。苟有觀望。則不失于媮。必失于刻。萬事之是非。何可備言。謹對。

策問

治法

自三代之亡。嬴秦變古。天下號爲難治。欲興禮樂。則自嫌以爲迂闊而無其實。欲宣教化。則自疑以爲執滯而無其道。欲厚風俗。則自以爲誕。能言而不能行。自漢以來。守文之君。當途之臣。其相與施政以成一代之典。不過簿書獄訟兵食則已。則天下之政治。何足道哉。蓋簿書者古有之矣。而禮樂爲之先。訟獄者古有之矣。而教化爲之實。兵食者古有之矣。而風俗爲之本。今天子紹千歲之統。垂萬世之法。其丁寧訓告。所以興舉建立者。未嘗不以三代爲言。如秦漢者不道也。則禮樂固將興。教化固將行。風俗固將厚。然興之必有興之之人。行之必有行之之實。厚之必有厚之之輔。簿書獄訟兵食者。可捐之有司而不問也。諸君試言其禮樂之所以興。教化之所以行。風俗之所以厚。若夫簿書獄訟兵食。則有司存。

文體

【原註】熙寧中。兗州類試。中選者。解頭晁補之。晁端禮。晁端智。晁損之。李昭玘。李格非。李罕。

問堯舜三代之文。吾夫子之所論次者。雖異乎諸子之書。而諸子之書。猶有三代之遺風。蓋自離騷作。三代之文始變矣。迄今千數百年之間。綴文之士。當途之人。以文章爲己任者甚衆。而三代之文卒不復者。嗚呼。何古之易變而難復也。昔司馬遷著書。自以繼夫子之緒業。而今觀遷書。殆非夫子之繼。班固著書。嘗詆遷之病。及固書成。益非遷書之比。范蔚宗著書。嘗議固之罪。及蔚宗書成。又非固之偶。其後文詞麗而古風遠。雖有好學特起之士。欲度越前人。擬方三代。及其卒也。豈特三代之不可擬。而數世相承。漸非前人之作。豈人之性資有今古之異歟。將世態澆訛。處心積慮。既不及于古。則發爲文章。亦浮僞淺雜。不

足道歟。抑時異事變。物物相反。雖如文章。亦必不可以復古歟。或未之思也。今試問諸君。古風易變而難復者何謂。司馬班范如兄弟之遊。而文力大小。若父子尊卑之遼遠者何說。其好學特起之士。窮神極思。研精畢力。欲上擬三代。而世數相承。漸不可及。前人者何故。今天子新法度。明禮樂。釐正官名。祖尙經術。一皆倣于三代。欲其乘時而革天下之文風。復之于古。則訓詞詔令。何爲而得典誥之體。詩歌賦頌。何道而合風雅之正。史官述作。何從而繼春秋之法。經術講解。何治而紹六藝之文。使吾天子之事業。既得三代之實。又有三代之文。異時觀之。遂無不及前人之歎。則聖朝之治。美矣大矣。子大夫從事于文有日。今而不復于古。則古不可復矣。其思之重之精之。以告有司。毋忽。

史學

問文者載道之器。而史者載文之職。蓋古之文也正。今之文也浮。自三代而下。司馬遷父子。采周秦漢楚之遺書。作爲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則後世遂不能加焉。然遷亦終身然後成名。世之爲史者。其忠實材識。固不預史官之職。祇爲貴人待次遷徙之地。故雖有聖君賢臣。規模法則。流風善政。不能慨然發明。以動人之耳目。而遺于萬世之下。則有識之士。嘗廢書而歎息者也。今天子勵精在上。取士之政。撥去聲病無益之書。而進通經朴文之士。則文章之風。幾欲復古矣。而于史猶未暇焉。如欲迹三代之遺意。用司馬遷之品法。設立史學。而求材識忠實有文之士。以授其職。且不爲貴人待次遷徙之地。則官名之未正。人材之難久。若何而可。三代之遺意。馬遷之良法。若何而是。諸君宜觀未行之理。博取已有之說。以著于篇。亦

今之務也。

論

天下有常勝之道論

人生而有是非。不知是非之正。則心欲是而常蒙其非。人生而有利害。不知利害之正。則心欲利而常蒙其害。事與情反。迹與願違。終身由之而不悟者。天下皆是也。舜大聖人也。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禹大聖人也。卑宮室。惡衣服。聞善言則拜。下至成湯。文武周公。仲尼之聖。所以有天下名後世者。亦得其正而已爾。故列禦寇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勝之道。常勝之道曰弱。常不勝之道曰強。夫強所以爲勝也。而反不勝。弱所以爲不勝也。而反勝。則天下能勝人者寡矣。蓋試嘗論之。君臣之相際。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成。朋友之相信。凡所以交于事而委曲纖悉者。皆有理在焉。而昧者以氣使之。氣發于外。故似強。理潛于密。故似弱。矜顏色。盛容貌。厲言語。而疾瞻顧曰。天下莫吾若者。是氣也。而無主于利害。無主于是非。故似強而反弱。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而歉然常以下人者。是理也。而利害由此而決。是非由此而正。故似弱而反強。強者常勝。弱者常不勝。故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不矜不伐者。弱也。而天下莫與汝爭者。強也。莊周亦曰。同乎己則爲是。異乎己則爲非者。其意欲出乎人也。夫以出乎人爲心者。何嘗出乎人哉。則強弱之辨可見矣。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則氣之爲害。不特小人。蓋君子亦有之。氣勝理則名強而實弱。理勝氣

則名弱而實強。以氣揜理則純不勝。以理揜氣則純勝。其道然也。或曰。孟子養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而子以氣爲弱而不勝可乎。曰。所謂浩然之氣者。配道與義。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而矜顏色盛容貌。厲言語。疾瞻顧。而謂天下莫我若者。私氣也。離道與義。而惟以勝人爲心。亦安得而不弱哉。

禮禁論

治一鄉必有治一鄉之具。治一國必有治一國之具。治天下必有治天下之具。具者非若簠簋俎豆尊勺鼎鼐可陳于前也。由是而治者謂之具。聽斷獄訟簿書期會。所以治一鄉也。守法令拊循其民以承事。天子所以治一國也。明制度不得相逾越。貧富貴賤各安其分而易足。所以治天下也。以大治小。則小有所不能容。故孔子之武城。聞弦歌之音而笑。以小治大。則大有所不能治。故孟子不學諸侯之禮而言其略。三代而下。不知治具之有大小。以簿書法令治鄉國之具。而治天下。是以天下終不能大治。昔孝文之時。賈誼謂大臣不報期會之間爲大故。至于流俗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爲可太息。孝宣時。王吉亦言公卿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而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而孝文孝宣卒莫能用。所以然者。治大者其效緩而遠。治小者其效速而近。人君有治天下之心而求近效。以語禮俗制度禁防之事。則指以爲迂闊。而見簿書法令聽斷獄訟。則以爲治天下如是而足。雖有唐太宗之賢。與房魏論周禮。語未卒而有畫虎之疑。又況不及太宗者。則天下之不大治。凡皆以小治大而無其具故。

爾。今國家傳序相習。百有餘年。方內無事。幾于至平。殆非漢唐之比。而禮俗制度禁防之不立。反甚于漢唐。田宅奴婢車馬服用。恣民之所自爲。而莫有限。樂漢唐之小具。不思三代之大治。豈非以上下相安。風俗已成。而難于驚動耶。是亦未知講爾。昔楚王患其國之庫車。欲下令使高之。孫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請教里人高其柵。乘車者皆君子。不能數下。則車自高矣。從之。半歲而楚國無庫車。蓋國家立事。好爲法令。而以深罰重賞隨之。法令既繁。而罰深賞重。無以措其手足。是以民驚動而事不立。今如倣庫車之意。定爲田宅奴婢車馬服用之等級。在上者躬行以化之。簡其法令。平其賞罰。有不從者。第禁勿使仕宦。庶人則重租賦以困辱之久。以歲月。無求近效。則三代治天下之具。將復立于今日。度越漢唐而頌聲興。然則禁勿使仕宦。重租賦以困辱。而終不爲深罰重賞者。亦今日治天下之柵耳。何患乎驚動歟。

序

褒賢集序

卽君子之名而議之。善足成名可也。而名之所以成。蓋有大乎其名者。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皆志乎道而進乎技。使二人者。惟鼓刀椎鑿之知。則豈足以成後世之名乎。自嘉祐以來。天下稱故常山宋公。善爲文章。通典禮。博物洽聞。有長者之行。士大夫怪公得名之多。而不知公之所以成名者。猶大乎其名也。公在仁宗英宗之朝。天下多以論事詆大臣進者。而公惟樂善好學。居官治民而已。與人交。雖更數十年。有初見之敬。其從諸老先生之游。歉然自下。如恐傷之。而荆公當軸。天下士大夫往往專頌行事。譽下風。

而公乃慷慨議論。引大體。明是非。至可進而退。以自見。雖古節士。無以加諸。蓋知剛柔語默而深于道。豈特善文章。通典禮。博物洽聞。稱長者而已乎。其後介甫引疾。天子始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繼以爲太史。數召見訪問。且大用之。而公已病矣。及其亡也。神宗皇帝臨朝歎息。公卿大夫皆失聲相弔。而交游故人。或哭之慟而自絕。則公所以成名。有大乎名者。可見于此。昔晉郗超之喪。貴賤爲誄者四十人。當世以爲寵。而公之喪。贈官詔葬。皆不用常典。中外之士。不敢私誅。而見于官輓者。六十有三人。故公之子慶曾。既除喪。乃集錄贈告豐碑銘誌行狀祭文。合于哀輓。得一百九十五篇。摘告申之文。命曰褒賢。而屬仲游爲序。仲游欲爲序。未成。會今天子卽位。熙寧之舊人。以次登用。皆至公卿。而懷私阻威峭深安忍之吏。亦稍稍引去。欲得如公者。以寄紀綱。厚風俗。陪輔天子之治。而公亡已八年矣。每一思之。舐筆且下而流涕。中止者數四。使亡而可作。則天下所賴公者。豈其微乎。乃略載公出處。大致述所以成名者。詔其子孫。使無墜褒賢之業。元祐元年八月晦日。朝奉郎新行軍器監丞騎都尉代郡畢某序。

記

慶州平溝接城記

慶陽之在西州。初非名城也。寶元康定之間。元昊寇邊。朝廷歲用兵。始作陝西道。建置四帥。其一開府于慶之陽。守以貴臣。繕修增飾。始爲名城。元豐辛酉。仲游從軍方渠。過慶陽。見其城高十仞。廣五六里。週迴逶迤而下者數重。背高面深。跨山趾而守之。其堅如此。而州之北偏有大溝焉。斷城之東南。城缺不屬。問

其名則曰鵝池。問其所從來。則曰不知紀年之多少。以目度之。長幾百步。廣幾七十步。深十丈有畸。俯而視之。窅然以溝之未平。城之未合。雖慶甚堅。而常人徼幸萬一不戒之虞。且不得爲完城。是可恨也。其年從軍至靈武。還復留慶陽。登城覽觀。與二三友者。歎息溝之未平。城之未合。雖非已事。而心以爲病。元祐元年八月。寶文閣待制延帥范公德孺。繼其父兄守慶陽。惟父兄世有功于慶。慶人樂之。而羌人懾伏。故德孺五年不得代。德孺亦以其父兄慶人之故。不求代。留慶五年。如一日也。纔至。則有意平溝接城。以足父兄之事。會夏人有罪。兵未解。歲發民數千防秋。因其無所事。迭爲番休。俾運東山之土。實于溝中。而築之人以爲戲。而公五年不徙。溝遂平。始州廨之後至溝。纔五尺。及溝平。盡城之北數百步。乃傳合其城。經度其東爲大堂。而藝其西以爲圃。堂未成。以戶部侍郎召還京師。持材與工。遺今帥直龍圖閣章公質夫成之。堂成。大作樂。置酒樂于其上。仲游居鄭。聞而壯之。乃爲詩三章。以遺慶人。其詩曰。匪穿而池。窅且巖。不棘不求。陸而透迤。慶人之所宜。匪析而缺。呀且豁。不棘不求。崇墉嵒嶸。慶人之所悅。旣囿其中。又闢其旁。有閱其闥。有翼其堂。可謀可燕。可饔可觴。子孫之不忘。詩旣成。遂以遺慶人。雖未得坐其堂上。酌旨酒。蔭嘉木。與賓客徜徉而自適。然猶記昔日覽觀之所病。想像而樂之。客謂仲游曰。平溝接城。則固云美矣。吾子之所言。得無少多乎。曰。是客未燭仲游之所志也。昔陶士行綜理微密。下及竹頭木屑之細。而能扶危定傾。禦患折難。爲晉之宗臣。謝幼度得人于履屐之間。而識者知其能摧苻堅百萬之衆。蓋事有言近而見遠。論指而知歸者。理固然也。今范氏父子兄弟。世爲慶陽。所以幸慶人者甚厚。其功名氣節。刻金石。

傳史官。諷誦于天下士大夫之口有年矣。至平溝接城。則豈特無不戒之虞。以累來者。固將見逃遁之寇。交臂屈膝。請事于塞下。畫地而守之。長無犬吠之驚。則仲游之言。非敢故爲侈然也。旣與客道其語。因併載其所作。以重遺慶人而屬二公。元祐七年六月十三日。左朝奉郎集賢校理畢仲游記。

重修信陽軍門記

申。古之成國也。昔夏封姜姓之後于申。至周宣王時。以功爲侯伯。其詩曰。亶亶申伯。王纘之事。又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則申嘗有人矣。春秋。楚子圍初得諸侯。亦會宋鄭蔡之君于申。而大夫巫臣之邑在焉。故號曰申公。魏隋之間。名臣間起。及唐置節度。合于光蔡。有晉公之烈。豈陋邦也哉。宋興。剗平僭僞。雖名都大城。稱號權制。略與唐等。而輕重之實。固已不同。其諸郡縣多減于唐舊。而方內晏然。無兵革之患。興于禮義。故申嘗爲王封。而祗以軍壘治民。此祖宗規模之備。太平之功。非以爲陋邦易之也。而兵屯數百。壘垣墮頓。臺門不治者四十有九年。申之父老。尊其俗而聞于禮者。益厭之久矣。蓋嘗治之。旣得請于朝。而終未遑也。豈有所待哉。元豐元年八月。直龍圖閣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范公。以刑部郎中謫義陽。實申之故治。嘗任臺閣。綴侍從。爲天子諫臣。出使陝蜀。牧大邦。總領邊吏。號爲賢帥。其謫申也。士人不以爲公戚。知公能安之者。待公素厚也。公至之歲。盜賊銷。獄訟息。年穀屢登。官無留事。乃延問父老。講俗之所闕。知夫兵屯壁壘。門戶之不可以不保民也。乃曰。何哉。豈狹申爲不足治耶。將愛其力而諱之也。吾而不思。奈父老何。乃言城壞矣。宜便築如制。而稍益舊屯之兵。旣上其事。因嗣前議。正大門而新

之。以爲之兆。門度高二丈有奇。其下廣四尋。上殺下之半。爲工萬有一千。夏四月。門成。公屬其徒周視而饗之。申民大悅。縣令畢某進曰。政無作亦無止也。循理而動。則作斯可矣。顧義而止。則止斯可矣。事適于可。而作與止不預其間。此之謂善政。夫申故荆有也。南走雲夢。北屬淮蔡。橫帶三關之險。上下數百里。曠無異州。而水踞山積。萑葦林叢。坡谷之阻。鮮平地焉。非教化之久。德澤之盛。則姦人盜賊之所保也。而屯兵單少。四垣圯仆。關門域雉之設。不爲固禦。父老病矣。而猶不知作以患于人。殆非所謂適可而名善政者也。今公計風俗之便。同父老之憂。增屯改築。作門以爲之兆。旣忘申之狹。而亦忘夫昔之論大事。圖大功也。非尊禮樂。道愛民而不倦者。能若是乎。然則豈特姦人盜賊之備。而申父老子孫之幸耶。祖宗之規模。可以振朝廷之德澤。可以廣而思昔申伯之風。爲可復矣。此申民禱祠而求者也。可不書乎。于是乎書。元豐三年五月十六日。文林郎羅山縣令代郡畢某記。

代范忠宣撰通慧禪院移經藏記

曩余通守安陸。嘗行諸山中。間遊釋素垂之寺。殿堂門廡皆稱。而所謂經藏者。獨介于堂之北偏。側陋非地也。後十有二年。余謫義陽。素聞之。自山中來。持唐御史穎之文而謁余曰。此經藏頌也。夫子嘗憫夫藏之非其地。今似得其地矣。欲識之。夫子豈有意乎。余曰。素而所謂得地者何如。曰。募錢八十萬。工七千。自治平丙午。距熙寧辛亥。凡六歲不倦。而後辭乎側陋之地。占西隅之高明。使行者仰。居者誦。而有助于教焉。余曰。素而可謂善士矣。吾聞西方之學。以氣爲緣。以身爲垢。以事爲障。以境爲礙。以不動止爲性。以無

所失得爲道。則雖精深妙密。無以寄其言焉。寄一言卽以異于道。而其書乃至乎五千四十八卷者。豈非緣垢障礙。借此爲證。而性與道由此見乎。意者見道與性。而返無事于書也。則雖五千四十八卷。猶無言矣。不然。何道之省。書之多也。天下既有其書矣。素獨得不有乎。天下既有其書。而藏之矣。素獨得不藏乎。藏之而同乎道。合乎性也。吾不知藏之而異乎道。離乎性也。吾不知同異離合。吾無所容其心。則與天下而藏之者。將眞爲道乎。而又況辭側陋之地。占西隅之高明。使行者仰居者誦。而有助于教耶。素而可謂善士矣。元豐二年五月十九日記。

代仲兄舍人撰賜詩記

元豐四年五月。高麗國王徽上言。臣蒙陛下休德。世爲東方之臣。僻在海外。未嘗觀中國禮儀之盛。願朝京師。伏大廷。望天子之威顏。而屬有犬馬之病。不能勝衣。謹遣陪臣禮部尙書子威。吏部侍郎思齊。朝貢方物。而臣仲衍實預典客。越明年上元。以故事張燈于宣德門。上親臨觀焉。因賜子威等燕于東闕下。臣竊惟陛下卽位。崇仁義。正經術。新制度。明禮樂。方內之民。咸獲嘉福。而大化流行。聲教四溢。雖遼絕荒忽。殊封異境之人。亦扶服慕義。願爲臣妾。故高句驪介東海萬里之外。非有詔令號召。而稱藩國。受正朔。輸方物。獻樂舞。七年之間。三集京師。況屬遊觀廣覽。儀文物萬象之會。而臣得與其國貢使。醉飽陛下之聖德。區區之忠。無以自列。故輒爲詩。屬其使人。以歌誦大平之萬一。而陛下不以其固陋譴薄。加賜誅譴。乃卽燕閒指顧之頃。俯爲篇章。遣中使瑗賜臣以寵靈。臣之私室。非臣愚戇所能當也。臣聞漢神爵五鳳。

之間。名爲治安。而蜀人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何武歌于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雖以爲盛德之事。而褒待詔神武。賜帛而已。今陛下恢廓祖業。垂萬世之策。憲章修明。道德純備。則非神爵五鳳治安之所。能比。顧臣樸學。反無褒等之才。以繼中和樂職宣布之文采。而陛下之詩。粲然與帝作之歌。南風之辭。同爲法言。協之以律呂。被之于金石。則可治中國。來遠人。繼和六樂。釐三神。其聲音之所動蕩。天地之所右饗。將見夫景星甘露嘉禾神物之瑞。復効于今日。蓋朝廷之盛節。人臣之異遇。非如大風鴻鵠之歌。因慷慨。瞻念苟作而已者也。然則臣之蒙被方之待詔。賜帛相萬而不訾。雖糜捐四體。乾竭髓腦。不足以論報。豈惟臣不肖之一身。自先臣士安而下。實寵嘉之。後世欲觀陛下治中國。來遠人之要者。必自此詩始。故臣刻之石。使子子孫孫不敢忘。且以示後世無窮之法。元豐五年正月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詳定官制。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畢仲衍記。

代歐陽考功撰西陽宮記

廬陵永豐沙溪。有彭道士者。名世昌。其居則唐西陽宮也。或曰。非唐西陽宮也。而世昌于其宮旁。得古鐘一。乃唐西陽之鐘。鄉人始信之。而吾家丘墓。適在西陽之北。曩吾先君旣歸葬。韓國太夫人。因使世昌守之。奏復其宮額曰西陽。及居二府。又請問歲度道士一人。距今三十年。宮之門堂廡舍井廩庖湑皆備。而殿則闕焉。吾以丘墓之寄于宮也。亦甚闕之。而沙溪鄒氏。獨能持錢三百萬。以成其殿。因大治宮外之道。分田以給之。蓋釋老之徒。交行于天下。天下爲釋氏者多。而學老子者少。天下太平。人物蕃滋。而財不足。

中民之家。僅守于衣食。而高門大姓。亦謹事蓋藏。希能出力以徵二家之福。雖釋氏之塔廟。旣更歲月之久。水火之變。則必假公上之力。王侯之重。與二三尊宿者以名動之。然後僅能完也。如道家之宮。非祖宗之建立。與州縣之所領而不可廢。則能完者或寡矣。今是人也。不以世之所多少而皆用力焉。其果無所阿耶。富家大姓。方謹事于蓋藏。而是人也。如恐其財之不出。其果無所愛耶。使是人也。純以禍福爲志。則吾西陽之所賴者。將有所不暇。而清淨寡欲。庶幾無疾病。延年久視。則行道之人。皆有是心焉。吾旣嘉世昌之志有成。而鄒氏之子能成之也。故鄉之父老。屬予爲記。予不敢辭。因以吾所見聞與事之本始。告其父老使知之。鄒氏之子名曰宣。元祐元年六月十八日。朝奉郎尙書考功員外郎廬陵歐陽某記。

傳

歐陽叔弼傳

昔司馬談爲太史。其子遷繼之。而司馬氏書行于世。司徒掾班彪著漢史不成。其子固繼之。而前漢書行于世。中壘校尉劉向。博物洽聞。善文章。其子歆繼之。而向歆父子之書。亦傳而不朽。自漢魏以來。父子之文顯者多矣。至于名天下而傳後世。則未有如三家之盛也。本朝廬陵歐陽文忠公。起于天聖明道之間。主天下文章之盟者三十年。當時言文章者。至歐陽文忠公。然後以爲極而不可加。謂之文師。而位居三府。身輔三朝。有大功于社稷。而其子叔弼甫。復以文學登第。能世其家。爲人廣覽強記。博通經籍。史氏諸子百家之言。文忠公之文。須人代者。多出叔弼甫之手。而東坡蘇子瞻在翰林。亦多以内表章屬叔弼甫。

代之人莫能辨。嘗稱曰：文不可以不學古而後爲也。要能以古人語而道己意，則可與言文矣。文忠公薨，叔弼甫代爲遺表。神宗皇帝見而愛之，意文忠公自作其表，傳于天下。天下之人亦以爲文忠公自作也。使在金馬玉堂，應制代言爲詞臣，當復有文章行天下。庶幾談遷、彪固、向歆三家之盛，而老死不能用。以一朝請大夫終于穎上。然叔弼甫在，則文忠公之遺風猶有存者。叔弼甫亡，則文忠公之遺風益遠焉。今年十二三，文忠公意已賢之。嘗著鳴蟬賦，叔弼甫猶侍不去。文忠公曰：「兒異時必能爲吾此賦矣。」因書以遺之。及稍長，文忠公益器其爲人。嘗書以教叔弼甫曰：「孺子記之，藏精于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蓄用，靜所以應物。善蓄者不竭，善應者無窮。雖學則可至，然性近者得之易也。」孺子記之。及舉進士，中乙科。文忠公在位而老，叔弼甫不言出仕。文忠公強之，及調陳州節度推官，亦竟不之任也。及文忠公薨，終喪，始以大理寺丞爲審官東院主簿，入官制局爲檢詳官。同知大宗正丞事，三遷爲朝奉郎，守太常博士。尙書主客員外郎，改考功，攝領吏部侍郎左選。是時九品以上注籍左選者數千員。法年二十卽仕于州縣爲吏，謂之入仕。議者曰：「此官所以冗者歟？」乃建官故事，年二十五歲乃試于銓守選。三年然後入仕。今官冗，請復二十五歲守選之法。且使進士特奏名者減其舉數以示恩，亟與之官而不使仕，則左選清矣。叔弼甫曰：「嘻，非朝廷所以議冗官之意也。」乃著議曰：「左選之冗，士人之病爾。朝廷憫而議之，欲利之爾。今加五年使守選，是反害之也。所謂特奏名者，非他儒生而老于場屋無成者也。憫其無成而老，故與微官。」

使之霑祿而後歸。今亟與之而不使仕。所謂官者。乃虛名爾。豈爲恩哉。是終窮也。議者之言遂格。哲宗卽位。爲祕書省著作郎。充修實錄檢討。叔弼甫曰。古雖不諱嫌名。而今日爲官稱。則不可以不諱也。乃辭不就職。而更爲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後入省爲職方禮部二員外郎。會詔議南北郊祭。或曰。分祭禮也。或曰。合祭禮也。而主合祭者方用事。諸儒多折而從之。叔弼甫獨曰。分祭合祭。唐志有之矣。吾先君子之所論也。吾雖欲合議者而排分祭。如違先志何。如異禮經何。及議皇太妃典禮。哲宗皇帝詔使爲差降。謂于太皇太后之禮爲差降也。而議者以謂詔語所及之事。則爲差降。詔語所不及之事。則不爲差降。大略于母后之禮無差降矣。叔弼甫曰。太皇太后與皇太妃位號不同。禮亦異數。差降之詔。何可違也。議者猶持不決。叔弼甫曰。上詔所謂差降者。謂物物而爲差降也。豈有及不及之事哉。議者不能勝叔弼甫之說。遂如詔。會章公子厚入相。叔弼甫數請外。乃以朝散郎祕閣校理知襄州。有魏泰者。曾公子宣衛國夫人之兄也。居襄二十年。倚子宣之重。以傳食于漢南。雖爲布衣。州郡以倖貳之禮接之。猶慊不懌。多規占公私田園。強市買。與民爭利。前後無復誰何者。于是以州門之東偏樓店官廢址爲天荒。而請之。上下彌縫爲成書。然後示叔弼甫。叔弼甫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可請乎。卻之。州官上下更謂叔弼甫曰。泰橫于漢南。日久未易裁也。彼請地而遲與之。且不可。況終卻之乎。叔弼甫曰。天荒地野。泰請之。州門之左。以門左之地爲天荒。害人非政也。憚泰而誣天荒之令。非法也。泰聞之。怒訴于轉運司。下其訴于州。叔弼甫終持不與。泰由是訴叔弼甫于子宣矣。襄罷。以朝請郎知潞州。潞罷。乃褫所帖校理。還吏選。繼降官二等。

元符三年始復以朝散郎還朝爲尙書吏部郎中遷右司郎中請外遂以朝奉大夫直祕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而轉運司爲覆折之令以多取于民民不堪命會有手詔申勅科折之令禁其覆折而官吏憚轉運司不敢以詔旨從事請于叔弼甫叔弼甫曰詔旨如是亟行而已矣何請爲衆曰覆折雖非令而轉運司賴以爲經費所從來矣罷之則將以他事中傷州郡不可爲也叔弼甫曰州郡之于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請之今天子德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而憚轉運司不行仍覆折以病民獲罪于朝廷州郡豈可爲也遂行如詔民持覆折之輸至州而還者半道矣嗚呼文忠公以道德文章爲三朝天子之輔學士大夫皆師尊之出文忠之門者得其片言隻辭見于文字爲稱道已足自負而名天下況于叔弼甫者親爲其子又文忠公之所賢父子之門非他人親炙之所可及而竟不得以文章少自見于世故余紀次叔弼甫在吏部考功禮部時議襄蔡二州政事以見叔弼甫終不得以文章用而暴于人者乃議論與吏事爾然非好學守道識大體而又有仁民愛物之心則其議論與行事孰能爾也叔弼甫常著堯厯三卷合朔圖一卷歷代年表十卷三十國年紀七卷九朝史略三卷食貨第五卷集古總目三十卷襄錄二卷叔弼甫亡後其家集所自爲之文亦二十卷蓋雖不表見于當世而猶足以遺後人也叔弼自去蔡後係元祐籍復鐫職降官守以宮廟居潁州里第間游吳中俄出籍乃以兩恩當任子孫者力請于朝三四以官其兄子之子曰先公之長曾孫不可以無官吾子之子無官可也政和三年卒于潁州年六十七一子曰愿宣義郎三孫其二官一無官

贊曰。歐陽氏出于伯禹之後。爲越王句踐。句踐之裔孫。多受封于楚。有封于烏程。歐陽亭者。遂爲歐陽氏。漢有博士和伯。以治尙書顯名。世謂之歐陽尙書。而率更令詢。事唐太宗亦顯名于世。至文忠公遂大顯。爲本朝宗臣。生四子。叔弼甫其第三子也。雖不用于世。亦爲顯人。余自治平以來。從叔弼甫游。如兄弟。今同游者。喪亡殆盡。惟余尙存。故勉爲叔弼甫作傳。紀其大節云。

陳子思傳

陳子思者。名知默。其先蜀郡閬州人也。曾大父省華。仕至左諫議大夫。大父堯叟爲眞宗相。父師古爲郎中。而堯叟兩弟。堯佐爲仁宗相。堯咨爲節度使。方其家盛時。子孫仕宦滿朝。至監司郡守者數十人。治甲第京師。車馬衣服聲伎之奉。時無比者。而子思已好學。不肯爲子弟游。家人欲官子思。子思曰。吾學從科舉。所以爲官也。齋郎監簿。祇辱吾志。乃讓其兄子之孤者。家人強之。子思終不肯受。子思旣長。舉進士。十餘年不第。治平元年。再舉進士。就試尙書省。復不得第。乃退曰。吾老矣。不可猶舉進士。因盡棄其所好。攜妻子之汝。居靈泉山。治宅種田。往來于山中。子思舉進士時。嘗爲詩。及居靈泉。不治他文。專以詩爲事。期年詩大行。汝。許。襄。鄧。陳。鄭之人。皆知子思善爲詩。慕其名。日有以詩交子思者。子思皆報之。子思爲人。高遠有志。尙氣。非其人不與游。與游者雖甚貴。不少下之。至居田里。與父老親故相過。無所擇。一皆盡其歡心。以此人滋愛之。畢仲游兄弟居陽翟。有誦子思之詩于仲游者。仲游以爲唐人詩。而怪未嘗見也。問之。乃子思詩。大驚。乃盡其詩縱觀之。而與兄弟學詩于子思。子思之論詩曰。吾中有所期者志也。諭吾之志。

于外者言也。比吾之言可以詠歌則爲詩。凡如吾之所欲道而雅言者皆詩也。而世人之詩反若非其語。言何哉。故子思之作詩。凝思澹視。俛首少頃。或杯行笑語。伸紙和墨。如不經意。而章已就矣。人初以爲易。而其和之者。雖累月終不及。故子思之詩。溫潤縱恣。自然不類世俗作者。子思居靈泉二年。有疾。因入陽翟。謂畢仲游曰。我死。無忘吾詩。畢仲游曰。不敢。後一年。子思平居無事。謂其妻曰。吾體不樂。殆死乎。乃之賈延年家。擣紙欲次其詩。未成。而子思病遂卒。子思既卒。其家乃盡取其詩稿及他文章。納諸棺而葬之。曰。無使人得也。是時仲游去陽翟。行至長葛。聞子思卒。哭甚哀。曰。嗟乎。子思之卒。吾不在此者。亡其詩矣。使人問之。果然。乃抵其子遲及諸交游。得子思二百篇。居靈泉作者百篇而已。曰。猶可以遺後人。子思之亡。年三十八云。

贊曰。陳氏自蜀來京師。遂顯而居鄭。子思間徙汝之靈泉山。其卒也。復家于鄭。今爲鄭人。子思多才。有學。爲宰相節度使之孫。而竟以匹夫死于山中。此人悲子思者也。未也。唐人以詩名家者甚衆。而皆在杜甫下。子思之詩。蓋有似夫甫者。故其詩一出。方數千里爭傳之。志欲成就中道而死。悲夫。

西臺集卷七

書

上門下侍郎司馬溫公書

承議郎、監在京糴米下第八界、上騎都尉、代郡畢某、謹以外議再拜上書于門下侍郎閣下。某曩在河南及京師、嘗請謁左右、雖竭不肖之心、夙夜思慮、欲少補行事之萬一、而至今未敢有言也。蓋聞閣下之來、四方內外、託書詞、論時務者、多至數百、而朝廷之上、實封陳得失者、乃幾萬人、皆關閣下之聽覽、是非利害、宜略盡矣。則某未敢言者、豈有所愛惜哉。恐不待某言而知爾。然閣下辭山林、履廟堂、以身任天下之重、而人亦以天下責于公、道路之間、閭閻之下、雖齷齪跛躄、支離疲病之人、亦扶服相賀、頂禮嘆息、如遇歲年之豐、而見父母之來、閣下用賢去佞、除煩解擾、所以安社稷、惠細民者甚多、而外人之議、尤深念于左右、竊意實封書詞有所遺者、某如自嫌而不以聞、則是輕門下之義、忘師友之教、懷不盡于朝廷、而未死之間、私恨無窮、故敢略道外人之議、而某之所見、則猶待異日、閣下以身任天下之重、而人以天下責公者何事耶。當熙寧之初、先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天下之人忻忻然曰、樞密副使者、君子行道之府也、而君子得居之、天下其庶幾乎。及公逡巡而去、不累于位、天下之人復忻忻然曰、樞密副使者、人之所禱祠而求者也、而君子不苟居之、吾道其庶幾乎。故閣下進合天下之願、退爲吾道之助、則人之望公其何如。

也。公居洛十五年。道德日富。聲譽日隆。天下之言正直者。至公而後止焉。則人之信公復何如也。今先帝厭世。主上富于春秋。發喪之日。京師四面語曰。非司馬資政不能治天下。曾不三月而遂筦朝政。則人之期公又何如也。夫以身任天下之重。爲四方之所信。起副中外之望。而應衆人之所期。天下之事至大。今日之務至難。愛公者至多。而嫉公者至深也。豈惟生民利害得失之際。而亦天地陰陽交爭之時。愛公者皆貧賤疎逖。不足侍于下風。而嫉公者巧爲機穽。潛布耳目。多塗以誤公之事。反覆以亂公之策。雖主上明聖。注意于公者久。而閣下蓄積深厚。所以爲天下者。皆平日之所固有。然非齋戒以臨之。精微以思之。擇術以行之。博取于人以成之。事猶未可知也。此某所以臥不安席。食不甘味。而欲以外議告者也。竊常計新法之行。幾二十年矣。豈惟今日而後有改作之意。當王安石之出。吳正獻之入相。鄭俠之上言。先帝蓋嘗有改作之意焉。而終不能改者。公之所知也。及今深交固結。內外如一。後生肆談。安于無恥。老吏擅法。公爲不道。而閣下起閒廢之中。留三省之上。殆將求風俗之失。回積年之咎。以成先帝之志。則新法之改。豈直指而往。如推牆填壘。可以定乎。故外議有三。而其慮容易者不預焉。昔王荊公以興作之說動先帝。先帝信之。而患財之不足也。乃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荊公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然則事之與情。可不察哉。自先帝棄羣臣興作之議。雖無復聞者。而轉輸未減。邊備尙衆。京師吏祿。歲百餘萬。而外賂官司。州縣雇傭。號爲新法而從事者。有不可訾計之費。今

以天地社稷之靈，主上母后之聖，同人心，決大策，起閣下于不可起之中，而寄以天下之政，閣下遂欲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自熙寧以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修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言不足之事，以動上聽。夫以一家之計，父子之親，欲安田野，遠市井，習耕稼之常業，辭商販之末利，而說以不足，則猶相視扼腕而中止。況以天下之廣，臣民之衆，有郊廟朝廷祭祀賓客之奉，有內外上下官吏廩祿之費，有重兵宿衛邊守城禦之計，有大河隄塞外裔餽賜之勞，自古之君固常有患不足之情矣。持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而言不足之事，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青苗廢而可復散，市易罷而可復置，役錢蠲而可復斂，鹽法去而可復存，使禹稷重出爲天下爭，將亦無可奈何。則不足之情，可不豫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曰天下之不足，其弊安在？弊在邊境轉輸之多也，則棄無用之地，省轉輸之繁，其省幾何？弊在造作修營之多也，則止造作，輟修營，其省幾何？弊在新法官吏廩給橫費之多也，則廢吏祿，行常法，其省幾何？弊在掖庭永巷，婦女資用之多也，則定職掌之數，非先帝幸御者，一皆出之，其省幾何？天下之可已者，無不已，其省幾何？今諸路常平免役坊場河渡戶絕莊產之錢粟，積于州縣者，無慮數十百鉅萬，如一歸地官以爲經費，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則三司歲入常平爲贏，以天下之大，而三司歲入半爲贏餘，則數年之間，府庫之財，倉庾之粟，已將十倍于今日，而節省之後，濟之以恭儉，將如邱山江海之不可盡，以此明言于中，而精計乎外，俾上與太皇太后曉然知

天下之餘于財也。則不足之情不生。不足之事不起。不足之隙不得伺。而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矣。然後青苗免役市易鹽法。凡所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復行。如既飽之人。雖以芻豢。猶不肯進。況藜藿菽黍乎。問者曰。患不足而新法興。何以實之。曰。曩者王荊公併軍蒐卒。而封樁其錢糧。又懼兵之少也。故行保甲之法。籍民爲兵。數年以來。農夫去南畝者大半。盜賊公行。守令不得爲治。則保甲之利害無可言者。而保甲之名。至今未除。豈非患兵之不足耶。以兵不足而存保甲。故知財不足則新法可以復興。此外議也。昔仁宗之治天下也。優禮大臣。而聽用臺官諫官之言。蓋大臣者。天子之輔也。不優爲之禮。則無以勵其節。盡其心。而聽用臺官諫官之言者。所以存天下之公議。禁制大臣使不得自放之術也。故大臣起居進見。未嘗不恭己待之。若將久于其位而不可動者。及臺官諫官。一有論列。則十言之中。行其七八。雖故老大臣。必正其罪。以是而去位者。蓋可數矣。故嘉祐以前。大臣平日足以致君臣之歡。禮貌之隆。而私門奸利。破膽而不敢爲。仁宗皇帝所以四十二年。天下安寧。大臣無甚縱恣。百官得行其志。不法之事。稀闊無聞者。以優禮大臣。而聽用臺官諫官之所致也。蓋自近歲以來。臺官諫官。不復知所以設臺諫之本意。而顛爲含糊苟且。以幸無譴。經涉歲時。而不言天下之事。其所言者。必揣摩上意之所尙。非大臣之所惡聞。且于我甚安而無悔者。然後敢發。其號爲論列大臣者。亦取其微芒瑣屑。不在輕重之間。足以破人主之疑。而無傷大臣之實。陽言于外。而陰合其中。又其甚者。寧論人主之事。而不肯言大臣之過。蓋論人主之事。則有大臣以爲之力。不甚得罪。而一言大臣。則足趾手拉塗地而不復。數年以來。朝廷之上。道路之

間不知有臺諫。一聞臺官諫官之姓名。則咨嗟太息。詆笑而避去。而處臺諫者。自以爲至計便策。不復知職任之何如。翻謂祖宗之朝。名公大臣。奏議論列。爲沾激好事。以自蓋其短。而幸一身之安。則無所補益。可見于是矣。伏自主上繼明。西朝共政。用閣下爲門下侍郎。始增置諫員。進用有聞之人。而廢去六察。皆使言事。可謂知務已。而猶有平昔之徒介在其間。蓋其含糊苟且。幸免久矣。一旦明目張膽。自奮于敢言之列。則內懷愧恥。外畏士人之嫻笑。欲不言則朝廷失望。非今日之利。故皆低徊隱忍。進退無適。抄取其近似者。以塞目前之責。而終不敢深言天下之事。惟欲窺瑕伺隙。執戈而攻諸長者。爲新法復讐。今將興仁長善。定萬世之策。還太平之風。而猶令此等布在言路。欲望如仁宗之朝。存天下之公議。禁制大臣破其奸心。竊以爲過矣。夫賢者之爲善。與不賢者之爲惡。其取舍固異。然勢可爲。則行惡而或濟。勢不可爲。則雖善而無成。自古及今。未有勢去而能立功立事者也。且王荊公之行新法。固非善也。然終先帝之世。新法有增而無損者。以有可爲之勢而已爾。所謂有可爲之勢者。非直人主之聽用。而荊公之名位高且大也。蓋自參知政事三司使翰林學士。下至侍從百執臺官諫官。外連轉運使提點刑獄提舉官。無非新法之人者。雖功業如韓琦。貴重如富弼。敢言如呂誨。才辯如蘇軾。終不能少止新法之行。嗣後鄭俠以死爭之。而新法亦不改也。豈新法果利于民而可行耶。蓋左右前後遠近高下。皆新法之人。而荊公又挾天子之命。都宰相之位。以臨之。如平地布薪。而順風縱火。其勢易也。今閣下欲去新法之弊。掄荊公之事。而左右侍從六曹九寺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荊公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爲言事官。然累百之

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未可之事。則青苗雖罷。將復散。況未罷乎。役錢雖蠲。將復斂。況未蠲乎。市易雖廢。將復置。況未廢乎。鹽法雖除。將復作。況未除乎。以此去新法之弊。捄荆公之事。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于顏色。而有未敢賀者。意其病之猶在也。蓋勢者無形而易見。今欲進君子之道。成可爲之勢。則厲以聲色。無益也。抗以禮節。無益也。急以文法。無益也。必徧得天下之沈厚明達。敢言有氣節者。與小人分其勢。則天下之事有可爲也。如用人之地多。而人未可以多得。則夫臺官諫官。正今日之先務。而天下之勢所由分者也。自閣下用人以來。臺官諫官。亦稍稍言事。以稱朝廷之意。然王珪已死。而後言珪之家。吳居厚已敗。而後言居厚之事。此皆今日易言易行者也。至于國家之大利。生民之大害。社稷之大計。猶未有及者。借有一人焉。以言事爲己任。喟然發憤。動人耳目。出死入生。以報朝廷。而相閣下之所爲。則又將循用常文。牽制故事。十且八九不行其言。則雖純得六七人者。猶恐未有所濟。況又使平昔含糊苟且。幸免之徒。介在其間。則君子小人之勢。固未分也。孟子曰。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薛居州。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非薛居州。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此亦勢之說也。蓋堯舜之時。大禹。皋陶。夔。龍。契。布在列位。則雖有共工。驩兜。而卒于流放者。則君子之勢勝也。漢元帝任用許、史。恭、顯。而亦用蕭望之。周堪。劉更生。而或進或退者。則君子之勢已差不勝。而宋王長幼尊卑。皆非善士。獨一薛居州。則不勝而已矣。今閣下爲門下侍郎。賢人君子。雖稍收用。而臺官諫官。猶未純得其人。得其人者。猶未得其言。得其言者。猶未得其行。則是僅能勝薛居州。而大禹。皋陶。夔。龍。稷。

契之事。猶非所擬。而望之。周堪。劉更生。之或進或退。可不慮乎。此外議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夫謂禮爲道之華而亂之首。則某所未學。然禮者。固仁義之次。而道德之下也。後人不能以禮治天下。一寓之于法者。又禮之次。而仁義之下也。而今世復不能守法。一用觀望。以爲政事無定法。多言可更者。是豈真知其不善而可更哉。亦出于觀望而已。蓋今日之言不善。有前日以爲善而欲奉行之人也。而與此等論天下之事。則異時閣下失勢。彼又將言鹽法可興。邊事可作。苗役可行。市易倉法可復置。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爲者也。觀望之禍。必至于此。今欲化觀望之心。回觀望之俗。以豫止觀望之禍。則殆非言語告誡思慮隄防之所能盡。惟取夫守道固窮。不爲觀望。衆人所共知者。尊用之。而察其背公向私。專事觀望。亦衆人所共知者。退遠之。然後搜裒祖宗之法。與今日之勅令。刪取其要。使簡易明白。而後行之。蓋律令格式者。近古人之所同。而編勅者。後人獨用之。書太祖之時。謂建隆勅者。不過數百條。而天聖編勅。則倍于建隆。慶歷編勅。又倍于天聖。嘉祐編勅。復倍于慶歷。至于熙寧元豐之勅。乃益增多于嘉祐幾千條。而續降勅令。與夫一司一路一州一縣者。復幾萬條。而引用此例以相附著者。至不可勝紀。雖有通才強識之士。莫能曉習。而附會苟賤之人。乃得恣爲觀望。以便其私。當出而入。與入而法。當入而出。與出法。一法不能獨用。則轉取他法。而兼用之。他法不足兼用。則離文析字。煩言碎詞。以欺天下之人。又不足用。則置法度外。假時旨而行之。顛倒下上。歸于觀望。而後已。則所謂法者。乃無法之極者也。而議法之人。方且移易重輕。滋張條目。惟恐不博。而返強省其文。

以成書。使下之人舉手觸罪。出口成獄。至其文省而不通。則陷于過誤者如牛毛。而申明往返。歷時而未決。其本章之中所省者一二。而申明之說。少至數百。多或千言。然則所謂簡易明白者。豈惟天下之法理當如此。蓋亦今日之事不得已者也。千存其百。百存其十。十存其一。苟有可削者無不削。是謂簡易。著爲法者。當如常人之言語。使匹夫匹婦皆可以喻其意而盡其詞。是謂明白。則觀望之徒不敢轉徙以順人。而簡易明白。則亦稀有所附會。天下之人既見夫不爲觀望者尊用。爲觀望者退遠。而常行之法。又簡易明白。不可轉徙附會。以便己之私。則觀望之心。庶幾少息。觀望之俗。庶幾少變。而異時觀望之禍。庶幾少止矣。此外議也。夫前古之君。所以有難與爲治者。以任用親黨。女謁公行。游宴弋獵。不恤國事。賦斂隔塞。人君之私也。小人探君之私而導之于邪。既已得趣于私邪。則公卿大臣。開正言行正道。如陳夢中之語。而告天外之事。泊然不以經意。雖與爲治。從何而入哉。所以難也。今主上富于春秋。太皇太后通古今之大體。自先帝之朝。抑遠外家。未嘗用事。而賜與有節。則無親黨之嫌。主上未知好色。則無女謁之患。苑囿鷹犬。未有所幸。則無游獵之虞。罷貢獻。廢堆垛。蠲積欠。則無賦斂之弊。聽政之初。卽詔天下實封言事。惟恐下情之不通。則無隔塞之憂。凡前古之難者。顧皆易矣。而所難者。則繫閣下施設之事。終于不成爾。蓋荆公雖不用。而京師四方貴臣大官。職司郡守。白人之中。九十其徒也。其恃材氣。挾詭辯。而負宿勝之資者。猶可畏。而主上及太皇太后所用。不過一二公。一二公所用。不過八九人。如熒惑失度。而櫟槍竟天。雖有德星之出。豈敢言禍之所勝哉。則閣下夜衣而訪事。雞鳴而布行。乃正社稷之所願。而天地神靈所以

想望于今日者也。成之則三代之盛。伊周之烈。復見于太平。不成則新法之弊。流及萬世而不可改。雖有改者不如今。然則外議者某之所當告而不獲已。伏惟加意幸察不宣。

上門下侍郎劉莘老書

孤子畢某謹叩頭再拜上書門下侍郎執事。禮齊衰之喪。對而不言。言非禮也。而況于書乎。求之本朝。惟范文正公居母喪。嘗移書萬言以抵執政。則喪之用書有國事也。某罪罰之餘。待盡朝夕。且無范公之國事。而亦敢以書上干不孝之誅。則自祖父以來。門戶之寄。有不得待于異日者。是以停號望哀。留喘輟息。而強布于左右。伏維門下侍郎不倦而觀之。某嘗論古今文章多而史材少。譬諸繪事。同技而異能也。蓋文人之文如繪形。史家之文如繪神。則更遺所尙于意外。要使類其人之生而已。所以難也。昔馬遷作史記。所謂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者。猶若可學。至于所記之人在數千百年之外。讀書如親與之接。而精神意氣有以想見其爲人。則殆不可學。而所謂類其人之生者此也。由馬遷而下。爲史辭者。頗皆不與所書之人相類。而近世尤甚。且以本朝韓王趙普言之。普輔太祖皇帝定中國。撫四夷。輯安元元。經制備具。其微謀遠略濟時佐命之功。目雖不可見。而耳猶可聞。及觀近世之載。乃若所謂除目而亦有爲四六之體者。何與夫人不相類也。故某之曾祖文簡公。仕于太祖太宗之朝。至景德中。相眞宗皇帝。薨于位。四五十一年之間。陰功厚德。高言絕行。可書者甚衆。而陳彭年之行狀。楊億之誌文。雖褒大顯異。而序其行事。亦止用四六而已。由作行狀誌文之後。距今八十六年。而墓隧之碑未立。雖爲至晚而有所待。蓋

亦恐與夫人之不相類也。伏惟門下侍郎議論行于未顯之時。能事見于已用之後。其推賢讓善。折姦鋤惡。扶名教。厚風俗者。固已載竹帛而藏于府庫。則夫所謂文章者。乃公之餘事。然舉天下之士。論德誦義。有名位功業。而又求文章可以信後世。圖不朽。則方今識與不識。皆知公一人而已。而某幸生公之時。又游公之門。又可以進說于公之左右。則曾祖墓碑之立。不立在今日矣。非徒然也。曩某爲吏東州。識故陳留李公成之。凡成之語言容貌風力氣概。與夫治民行己篇章議論。皆親見而熟味之。及觀門下侍郎所撰誌銘。簡而備。粹而古。貫穿而偉。馳騁而不盡。大類蘇武趙充國傳。而讀之過半。思酣意熟。如成之在前相對。彷彿其眉目。忽焉忘文字之所載也。某雖不敢妄意其高下。然亦豈非爲類其生者歟。則曾祖文簡之墓碑。歷三世而後獲請于左右。非獨人事。亦若天理然。蓋文簡之事母孝。則見王禹偁所行之告命。論德行。則有眞宗皇帝除授之德音。直道而進。則可考京尹之所建明。論大事。決大疑。則澶淵之議。其略頗在實錄。與陳彭年之行狀。然猶行事之常也。昔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終進管仲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賢。多鮑叔能知人也。而文簡公爲濟州推官。乃知取王禹偁于賣漿之家。教養成就。與同出處。及在中書。又力薦寇準。同爲宰相。以濟大事。故準平生與人少合。而深德文簡公。兩女嫁文簡公之次子。某之叔祖爲太府卿者是也。史官之所紀次。天下士大夫之所傳誦。但喻準與禹偁之賢。而未論文簡公之知人。與夫管仲鮑叔牙之事。同功而異說。則殆俟有人如司馬遷著書。故願門下侍郎上觀眞宗皇帝待遇始終之厚。次察寇萊公王黃州取友之深。因及楊億陳彭年之誌狀。傳以史官之義。而賜之

碑銘得如誌成之文之類其生也。則豈惟今日兄弟子孫感激而流涕。蓋將與書之畢命。世傳而共寶。而天下仁人君子實寵嘉之。伏惟鈞慈加意。幸甚。

上歐陽文忠公書

某再拜慕義者十五年。前日始獲參拜于左右。則交至疎。日至淺也。今日不以交疎日淺。復將妄有所謁。惟閣下少加意念。憐其慕義之久。不以爲疎淺而試聽之。萬一有取。則幸甚矣。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某誦此久矣。以爲天下難能之事。非無力之患。而無志之患。苟有其志。雖匹夫不可遽奪。而某之所以志者。將幾十年。今返將爲事奪去。是以飲食夢寐不快者累月。遲疑嘆息。未忍棄割而忘之也。請爲閣下論其十年之志。而言其將奪之由。不識尙可捄歟。某家以儒進。當景德中。曾大父在朝。真宗號爲德行之臣。故一言寇準之賢。而真宗同用。以爲相。先人承先相之後。非義不爲。仕宦三十年。而家無儋石之儲。天下亦稱爲廉吏。某上爲先丞相之孫。下爲廉吏之子。孤蹇處世。常懼不肖。以貽門戶之羞。故兄弟入仕。未嘗敢學進取之人。因虛求實。抱僞賈真。以自鬻于當世。惟敢讀書應舉。不失其門戶。而某復不自料其卑賤。于讀書應舉之外。私閱古人之文字言語。愛其深厚簡麗。而怪近日學士之所爲。殊無古人之遺風。雖見其取高科。躋貴仕。名姓粗聞于人。某中心誠不愛也。然某亦有應舉之累。未免學所不愛。以取合于有司。常願一日棄其場屋之地。試徧聚古人之書而觀之。旣收拾其言語文采之奇怪。又因以辨邪正。摧是非。參合近世之文。而爲其所愛。此某所以繼父祖守門戶十年不忘之志也。昨者某舉進士。

微幸已中。不料又得主霍邱簿。以食祿養親。然霍邱之地。面山枕淮。戶口數萬。南牽光蘄之路。而西承潁壽之尾。其民矜豪。其俗淫狡。飲酒呼博。椎牛掘冢。剽攻賊殺。則固其常事。以至闇昧之獄。姦怪之訟。難證之罪。亦無虛日。壽春之號多事者。蓋僅有此邑也。其縣令已避煩而去之矣。其主簿則數日而求代。今聞新法。更以主簿縣尉通職共事。某如從事于霍邱。束之以新法。則治婚田。辨鬪訟。閱簿書。納稅賦。掌倉庾。檢復往來。固已無暇日。而又加之散青苗。斂助役。莅刑獄。督盜賊。至于符檄差遣。推勘錄問。水旱蝗蟲之事。則又出于不可豫慮者也。某雖併食以待之。猶當懼其不給。則夫十年之志者。何日而償之。故自注授以來。至于近日。常願罷官就學。以償其素志。然親戚朋友之間。謂自先人棄諸孤。至今十餘年。堂有皓首之親。家有白身之弟。而室有未聘之妹。諸兄困于州縣。雖得俸祿。不足以給甘旨。選舉婚嫁之資。而某棄官而閒處。殆非子弟祿養意。不惟親戚朋友以爲不可。某心亦有所不安。惜志之未償。則思讀書以閒居。懼心之不安。則欲隱忍而從事。安其心。則不償其志。遂其志。則不復安其心。二者之取舍。未知何從。然以母老家貧。聚指數百。急于祿利之際。迫以親戚朋友之勸諭。欲舍其素志。殆過半矣。此所謂將奪之由。又如此。則某之中心。宜何如處哉。且物有輕重。理有大小。棄小則從大。舍輕則取重。此人人易爲。今某均有所棄捨。然徘徊反覆。如此之難處者。蓋所棄不小。而所舍不輕爾。何以言之。凡人之喜事。多在于壯歲。以其氣血剛強。心力明健。有異乎過壯之人。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故壯而執藝。則加精壯。而戰陳則加勇壯。而事官則加勸壯。而業學則加銳。今某適當壯歲。負其志而不果成。迨其過壯之後。頽

塌荒廢。自憚而不肯爲。未可知也。復爲外物遷奪之而不得爲。亦未可知也。孔子曰。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故今之事。左投則得業于學。右投則爲俗吏。所差者今日。而事之相去遂繫于終身。則自處之難。無足怪矣。昔者黻蔑三晉之賢士。而三晉之人未嘗知于堂下一言。叔向執其手而上曰。子如不言。吾幾失子矣。越石父在縲紲之間。遇晏子。解其縛而客之。夫一言一見。非足以定交。而叔向晏子于顧盼言語之間。遂以爲賢。蓋知其心者不待久也。傳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哉。某雖不肖。生已二十四歲矣。應舉者將十年矣。然外自藩方大鎮將帥節度州牧刺史之要職。內自臺閣禁近兩省三銓樞密中書之貴人。下至深山大野名城劇部古衣儒冠之處士。非親戚與禮當見者。則未嘗見之。蓋不敢容易妄見也。向者竊誦擇木之義。來見閣下于穎上。今負未償之志。懷不安之心。以謁于左右。不識閣下已有以知之耶。抑將待其久耶。然某自參拜以來。無三十日而敢謁者。蓋意閣下不待其久矣。夫事莫快于得爲。莫沮于不得爲。今令人口有言語。壅遏而未發。猶且不懌于顏色。況某負十年之志。徬徨痛惜。而終將爲外物奪去。是反不足傷耶。如閣下省其心。察其志。拔于不善之地。而置之善地。署以官職。使養親。假以月日。使從學。加之在閣下教化之域。時得伏于坐末。以聽咳唾之音。則某之心。豈惟祿養業學而已。如久旱之魚。縱于大水。非惟免于乾涸之患。又不知江湖之樂者何如也。伏惟閣下聲譽溢衆人之口。文章爲天下之師。其所以獎進諸生。誘掖後輩者。固不可縷數。若某之有私志而窮。宜亦憫之。故願閣下上觀曾大父先人之遺業。下察其家貧業學之艱難。旁省其取捨之輕重。慎顧叔向晏子之德。無使某爲黻蔑石父。

之所笑則足矣。惟深察之。

西臺集卷八

書

上蘇子瞻學士書

某聞天之生物爲類不同。皆曰有材。材者可用之具也。萬物之材有餘于用。而人之材則病于不足。何耶。非以材命人者。有變于萬物也。蓋物之材衆矣。而司于耳目之前。人之材難矣。而取于心術之內。此有餘不足。理之固然者。既相倍蓰而不齊。又況天下之材。自闕于無用之地而無已。則不足之患。乃其招爾。今夫象犀虎豹。鵲鷗杞梓芝菌之產。嘉禽文獸。英草異木。萬物之材最者。雖羣遊于江海。穴于山澤。雜出于山野。而搏之于虛空。不相病也。若人則不然。無用者有用之所諱。大才者小才之所攘。以無諱。以小疾大。則士欲自効者。固已不幸。而況相分相棄。相敗相死。則是受才于天地者。雖與萬物同。而處才于人者。固與萬物異。此其所以不足也。伏惟閣下聰明智敏。出于衆人所不意。而進退操舍。深得才士之心。凡潔身治官。孤特守義。可以自効者。雖強力不能攘。而因虛求實。抱僞買真。以自鬻于左右者。雖利口不能進。故九州之吏。攝衣冠。懷詩書。合雜並進。十百爲羣。願望見顏色。而受咳唾之音。日夜皆是。然則人物常理。有餘不足。固然與諱疾攘之情。亦有聞于左右乎。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毀譽雖均也。知名而譽之。則喜者深。知名而毀之。則怨者毒。常人所譽。未聞于一堂之上。而知名者已

歸于一鄉之中。常人所毀。未傳于一鄉之中。而知名者已薄于四境之外。故名士之于言。不可不惜也。昔者公都子問孟軻曰。外訖皆稱夫子好辨。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孔子亦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以孟軻之賢。孔子之聖。言奚所不可。然孟軻不得已而後辨。孔子或欲無言。則是名益美者。言益難。德愈盛者。言愈約。非徒辭喜而避怨也。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足下天資甚美。喜善疾惡。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及言。而言之所及。莫非人事之大體。則亦無可加矣。然某猶以爲告者。非言有所未至也。願足下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形于詩歌者亦言。贊于賦頌者亦言。託于碑銘者亦言。著于序記者亦言。足下讀書學禮。凡朝廷論議。賓客應對。必思其當而後發。則豈至以口得罪于人哉。而又何所惜耶。所可惜者。足下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夫人文字雖無有是非之辭。而亦有不免是非者。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何則。濟之難而敗之易也。語曰。聽于虛室。如有聲。視于虛室。如有形。今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則夫詩歌賦頌碑銘序記者。異而不可同者。衆也。今天子明聖。方內宴然。足下職非御史。官非諫臣。不能安其身。與其衆自樂于太平。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掄是非之事。殆猶抱石而挾溺也。以足下之天資。挾所有之材學。苟安其身。苟信其衆。何爲而不成。輔君澤民。何爲而不至。排患折難。何爲而不能。苟身未安。苟衆未信。則雖有子貢之智。虞卿之辯。仇牧之勇。庸能有濟于是非耶。詩云。趯趯龜

免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某見其文而知其德，論其德而戒其言，以是而忖度足下，其亦然歟。此所謂相知而相告者也。惟加意幸甚。

上李成之待制書

某，河東之鄙人也。而墳墓親戚兄弟在京師之左右。某宦學出入于京師者十年，聞京師士大夫之說，謂當世有道者數人，而閣下所以爲有道。某固深知而熟講，第恨不早見爾。其後某得爲吏于淮南，閣下守舒，意謂可以見某。至淮南，而閣下去舒，則某之恨又五年矣。前日自宋入鄆，有晁端禮者，言閣下之館舍在焉。夫以十五年願見之心，而近居咫尺之地，固當廢飲食，忘寢處，以伏于門下，乃返二十日不獲進者，非敢緩也。又非以用捨去就而改前日之心也。未得願見之說，懼無以實之爾。今既得其說，故特以進。伏惟閣下不倦而觀之。某聞富貴者，利所利之地；貧賤者，利所利之物。故蠶食之蟻，惟羶是求；易生之蟲，見濕而處。今貧賤之利富貴，亦由蟲蟻之願羶濕，彼豈有擇于中心哉？特氣類使之來爾。故古之賢士，不以我數見者爲主，而主其我見之善者。古之貴人，不以數見己者爲賢，而賢其見己之當者。以當爲賢，則王公不容易而知人，以善爲主，則士不可不自重也。河南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而賈誼見知于公，及公歸薦誼爲博士。漢諸老先生無能出誼之右者，則材爲易進矣。而誼不肯求知于絳灌之屬，主吳公而後進。此主其我見之善者也。子游爲武城宰，孔子曰：爾得人焉爾乎？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也。夫武城之人不爲少矣，而子羽非公事又未嘗見之。然子游用以爲賢，此賢其見己

之當者也。後世則異于是。在下者既無自重之心。爲上者又好容易而知人。今有一貴人。其貴不必大也。似貴矣。則必往見之。其辭不曰以貴而見也。我見其賢也。夫賢者豈以貴賤而不同哉。彼未貴者則不見。今有貴者然後見。則是非見其賢也。今有一知名之人。其名不必大也。似知名矣。則必往見之。其辭不曰以名而見也。我見其才德也。夫人之才德。豈以人稱則爲有人。不稱則爲無。彼未知名則不見。今既知名矣。然後見。則是非見其才德也。見其名也。志于貴。不志于賢。志于名。不志于德。故外自方藩大鎮州牧刺史。節度將帥之要職。內自臺閣禁近兩省三銓樞密中書之貴人。下至深山遠野名城劇部窮閭陋巷之學士。凡號爲貴與名者。則不憚于見之。攝衣冠。懷詩書。合雜並進。十百爲羣。日遊于門下。而未嘗羞。貴與名者。樂爲己之先後。則不復辨其白黑。而撫接顧待。飲食教誨。有同己之子孫。而不知恥。故在下者非賈誼之才。而爲上者無子游之德。其相誓之心。信若生死。猝然棄去。則無所顧藉。如以膠合舟。外貌非不堅固也。及納之于水。則解脫四散。而不能收。彼其浮沈之不保。奚暇言濟渡之功哉。若某者不然。志雖固陋。而思慮者深。身雖貧賤。而顧惜者大。當景德中。曾大父在朝。真宗以爲有德行之臣。故一言寇準之賢。而真宗同用爲相。先人承先相之後。非義不爲。仕宦三十年。而家無儋石之儲。天下稱爲廉吏。某不肖。嘗懼羞其先。故上不敢虛言異行。藏于山林城市。以爲富貴名譽之招。近不敢卑辭厚禮。齊口同舌。遊于搢紳先生之間。以爲富貴名譽之地。下不敢阿諛諂順。出死圖生。將罪買功。以爲富貴名譽之盜。三者俱不敢。此所以舉天下之大願見者數人。而十五年願見閣下者也。伏惟閣下方直而有守。忠惠而能斷。利不急。

就以義爲先。害不急避。以命爲主。此非傳聞。某之親見也。日者閣下任邊要領。都會握兵治煩。將澤施天下。有識之人欣欣然曰。富貴者。君子行道之府也。而君子得處之。天下其庶幾乎。及閣下去邊要。就間僻。辭兵避煩。謫居于家。有識之士。復曰。富貴者。常人之禱祠而求也。而君子不苟處之。吾道其庶幾乎。故閣下進爲天下之幸。退爲吾道之助。居今人之世。而有古人之風。此某所以願見之實也。昔者譏蔑惡。欲觀叔向。立于堂下一言。叔向執其手而上曰。子如不言。吾幾失子矣。越石父在縲紲之中。而遭晏子。晏子解其縛而客之。今某之惡。幾于譏蔑。其賤無異于縲紲。久而後見閣下。故願閣下上觀子游。吳公之所以知人。下察澹臺賈誼之所以受知。旁省富貴名譽之輕重。慎顧叔向晏子之德。無使某爲譏蔑石父所笑。則足矣。惟深念之。幸甚。

上范堯夫龍圖書

五月十七日。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守羅山縣令畢某。謹再拜上書知府龍圖閣下。某嘗論衆人之詩。一讀之而怡然。再讀之而怠。三讀之而厭者。非能詩也。譬夫麤錦賤繡。開絨鋪置。初若爛然。及交手持玩。逼視反覆。求其精粗工拙之致。則有投地而不顧者。其理同也。近世之士。以詩名家者衆矣。方其聲譽四發。動人耳目。挾之以富貴之力。上自公卿大夫布衣韋帶束修之重。下至野人徒隸婦女無識之輩。皆知誦習嚮慕而不能自己。其單章隻句。流落諷味。如飲甘露而食熊蹯。未有不恨其少者。蓋非再讀之可怠。三讀之可厭。則亦真能詩矣。及其人已死。聲譽已定。富貴已去。集其詩而觀之。則或厭或怠。而怡然者無

幾是何耶。非生死存亡之有異。蓋能詩之中。所蓄有深淺。則其傳亦有久近。而富貴名譽。足以借其重也。昔杜甫與李白俱號詩人。而甫視白詩。以爲不足。故道其清俊敏捷。比之庾鮑。而未道其他也。如襄陽孟浩然。則甫以弟子視之。而愛其有新語而已。至韓愈時。人或謗甫之詩。愈爲作詩訟之。蓋非特愈之時有謗甫者。未死之日。謗已多矣。迨今四百餘年。讀甫詩者。豈徒無厭怠之意。亦咨嗟詠歎歡欣鼓舞之不暇。不獨怡然而已。則始信甫詩之工。而富貴名譽。不足以借其重也。曩某居陽翟。有陳知默者。字子思。號爲能詩。子思世家之後。身爲子弟。無名譽。某始不信其能詩。後某病居房中。有誦子思之詩于戶外者。疑爲唐人之詩。而怪其未嘗見也。問之。乃子思詩。某驚。因盡取前後詩繼觀之。大可愛。後二年。子思卒。得其遺藁。時出而誦之。至今十有三年矣。凡百誦矣。一無厭怠之意。而未嘗不爲之怡然。則子思之詩。雖不足比杜甫。然亦非富貴名譽之詩也。某嘗觀孟浩然集。其詩無三百首。而爲之序者數人。某欲以子思之詩比浩然。乞序于諸公。而子思生不顯于世。無聞于人。非有道者。未易序其詩也。伏惟閣下。以仁義忠信爲己任。而富貴名譽窮達出處。皆不爲之動心。日者治臺閣職。諫諍端言上前。爭朝廷之大義。天下想見公之爲人。而世有忠孝。號爲令族。今之言名臣者。必稽焉。如陳子思者。貧且賤。又已死亡矣。雖平平之人。未易動也。而某敢以累公。求爲子思之寵者。蓋惟平平之人。然後以貧賤死亡爲意。而如公者。則素不以爲意。旣不以貧賤死亡爲意。則子思之詩。實過人。必有以寵之也。今某望子思之詩。比浩然。乞序于公。如因公之序。有見于後世。則子思者。生不得遊于門下。而死爲門下之所收。異日人觀詩讀序。必有掩卷流涕而

歎息者。雖無益于他事。然爲望朝作一孟浩然。豈小補哉。願公勉之。不宜。

答劉朝散書

某再拜奉書。通守朝散足下。夏序苦熱。伏惟尊履萬福。前日車馬之官德陽。取道過洛。少留而行。因緣幸會。得見君子。然少從公先世之遊。如子姪兄弟。所以講聞公是先生侍讀道義文章。出入內外。立朝行己之本末者甚悉。故一與公相遇。如舊相識。而寒暄安否之外。未及其他。卽問公是先生文集尙未宣布之因。此三十年欲問之事也。豈謂記存。遠枉書教。遂錄寄全集七十五卷。遣介東來。行幾二千里。因屬某爲序。不知足下何以知某可序公是先生之文耶。驚顧矐眙。不知其由來。徐味所指教意。乃知某嘗論公是先生之文。異于歐陽文忠。以某爲知言。則必知作者之意。故屬某爲序。嗚呼。作者之意。豈易知耶。公是先生之文。豈易序耶。昔司馬遷作史記。漢廷之臣知遷者。如相如。壺遂。任安之屬。不使序其書而自序之。其後班固作漢書。不改自序之文一字。而爲之傳。揚子雲作太元法言九箴四賦。欲以文章成名于後世。其時知雄者。雖不及相如。壺遂。任安之知馬遷。然猶有歆向父子。博極羣書而能文。子雲不使序其書而自序之。後班固作漢書。亦不改自序之文一字。而爲之傳。由是言之。作者之意。豈易知耶。公是先生之文。豈易序耶。然自天聖以來。歐陽文忠日滋月益。得名于中外。至至和嘉祐中間。號爲文師。如曾子固。蘇子瞻。子由。皆以門弟子視之。而獨于公是先生推先尊仰。質疑訪古。懇懇勤勤。若自下而不敢居前也。而行于世者。其文不多。故相見之日。卽以三十年欲問之意。問諸左右。且求公是先生之文。望于世。人共傳之外。

更得數十篇。則所願足矣。而乃蒙以七十五卷全集爲貺者。昔人有以文遺歐陽文忠公者。文忠愛其文而更徵他文于其家。且曰如嘗一嚮之味。而思欲快意于九鼎之間。今某所求公是先生之文。望止于數十篇。而遂得七十五卷全集之貺。如操弊舟出涯涘。期遊于島嶼之間。而忽乘桴絕洋。揖海若而窮扶桑也。豈不快哉。豈不幸哉。九鼎一嚮。何足以爲喻。旣未敢承集序之意。姑奉手書爲謝。伏惟幸察。

代李伉上文潞公書

某謹再拜上書留守潞公太尉閣下。世嘗恨古人之不復生于今也。三代之時。聖賢間作。興造事功。垂萬世之策。其高才達識。篤學守節。豪傑之士。無世無之。漢唐時異人輩出。內之廊廟公卿。輔相之器。外之邊境折衝禦侮。虓虎之臣。至于奇功偉行。深謀遠慮。辯才博洽。文章之士。雖不及三代。而朱梁以來。莫能有也。某以問人。人則曰此古人也。今豈有哉。某私念以爲古猶今也。元龜大璧。榱桷豫章。虎熊犀兕之生。凡世所貴之物。與古略相等。而獨于人材如是之不齊。此何理也。因復念太祖太宗神聖威武。削平僭竊。瓜分之域。服五強國。合天下于一。真宗守之。方內大寧。無犬吠之驚。其規模制作。皆倣三代之意。度越漢唐。若無人材。何以得此之盛。乃求故事觀之。始知祖宗之朝。有趙普、呂端、李沆、王旦之徒爲輔相。有曹彬、曹瑋、李漢超、李允則之徒爲將帥。不減于漢唐。某以問人。人又曰此祖宗之臣也。今豈有哉。某私復念祖宗之距漢唐。漢唐之距三代。或七八百年。或五六百年。其人材之不齊。猶有說也。以仁宗皇帝慈仁恭儉。臨御天下四十餘年。兵休民安。風俗大和。今有言仁宗皇帝者。雖田畝之間。道路之人。皆爲之流涕。而況于

搢紳士大夫。嘗遊于朝廷之上者哉。其恩德固結于人。非漢唐所能比也。今又于祖宗之朝。若旦暮相接之近。何謂祖宗之臣。今不可有。乃問諸長老。長老始言。仁宗皇帝有寇萊公、文潞公、范文正公、韓魏公、富韓公者。不減于祖宗之臣。蓋與漢唐之臣。時異而德均也。某既講諸公之德。而又聞潞公太尉閣下。獨爲天下之師臣。年壽高奇。勳業隆盛。有古鬻熊尙父之遺風。漢唐之臣。反不及也。某始悟人耳目之情。輕近而貴遠。天之生人。無私于古今。有遇不遇。未有見不見也。曩者先子嘗辱閣下之知。故先子仕于仁宗英宗。今皇帝之朝。未嘗敢爲身謀。雖患難死生流離顛沛。亦未嘗敢失其所守者。恐負三朝之德。傷門下之義爾。及先人棄諸孤。某之兄弟。慙愚孱弱。在迷荒荼毒之間。而閣下發使弔祭。有加于常。撫諭慰恤。不以慙愚孱弱而棄之。則某之兄弟。宜如何論報于門下。然而身孤力小。莫能自効。惟願爲道旁之父老童稚。望其容貌顏色之如何。歸而圖畫。措諸三代漢唐之名臣物像之間。以自慰。釋其平生好古之心而已爾。今某以事過洛。而閣下留守洛郊。前日願見之心。適其時矣。夫某得見于閣下。則如見祖宗之臣。見祖宗之臣。則如見漢唐三代之臣。先子之辱知如彼。某之願見如此。閣下其進而見之命也。其不進而見之亦命也不宜。

啓

賀韓忠彥相公啓

誕膺典冊。進位公台。士類歡傳。治朝增慶。天下幸甚。伏惟中書僕射相公。茂膺濟美。達識含章。集義以行。

體仁弗勉。爰自入陪帷幄。中幹斗樞。以大賢名世之資。繼盛德元勳之後。道能勵俗。爲國器于三朝。謀以靜民。代長城于萬里。雖出處之異用。自夷險而一心。將游巨川。誰起傳巖而共濟。若成大廈。孰爲匠石以取材。會初政之肇新。首至公而圖任。起從北道。進竦民瞻。少莅東臺。卽當宰制。摺紳動色。中外相聞。消沴氣于和風。易薦饑爲豐歲。兵已咨于不試。民遂可以安居。而況仁宗之德澤未賒。忠獻之矩模猶在。坐明黜陟。旣當國而有爲。力致太平。乃傳家之能事。如茲契合。豈特時來。再世司徒。殆過緇衣之美。一門宰相。更增畫錦之榮。某早預坯陶。嘗叨器使。方茲屏跡。莫遂修儀。不圖重見于大公。第與有生而增愴。

又

寵膺麻制。進位冢司。恩典紹隆。士民交抃。伏惟慶慰。恭以門下僕射相公。遠猷經世。全德範民。爰膺累聖之知。夙有大儒之效。比都廊廟。遂運國鈞。于今三時。實康四海。惟唐虞之復出。由臯益之再生。朝廷尊榮。民物蕃阜。重于九鼎大呂。安若四維太山。中外想聞其風。廷臣無出其右。泰階拱極。炳垂象以著明。徽冊告廷。冠諸公而作輔。側聞異數。允慰具瞻。某限以奔馳道途。不獲躬詣台屏。卑情無任欣頌激切之至。

賀韓絳遷左相啓

比者恭審某官。以賢業之成。與天下廩廩。嚮于治定。進居左省。遂冠鈞衡。詞制疾傳。中外交慶。豈惟區區一介。益煩世德之所宜。而行將拭目以觀太平之全盛。幸甚。某以奔走在途。不獲同百執事陪于慶列。瞻望東閣。無任歡忭依歸之至。謹修前啓上賀。不宣。

賀曾公亮相公啓

顯膺麻制。進莅鼎司。聖賢相逢。夷夏均慶。中書僕射相公。際天奧學。名世真儒。以麗筆鴻文。交輝于棣萼。以沈機遠識。同體于冕旒。自籌帷幄之深。尤契風雲之會。塞上萬堞。相望于金湯。禁中一言。遂安于宗廟。賢業默定。人心允孚。不謀著龜。遂運樞極。昔山甫入相。補周衰以宣勞。平陽趣裝。奉漢規而靖治。未若功足以熙帝之載。道足以給時之求。顯而正朝。豈惟華夏安。四夷服。代天理物。自然風雨時。三光明。千載之逢。今日乃見。某効官無似。託庇有年。側聞渙汗之疾傳。不覺翹襟而載躍。永繫造物。可無失所之嗟。諒不淹時。卽見太平之效。某以奔馳道路。不獲躬詣台屏。卑情無任欣頌激切之至。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功盛不居。請堅得謝。廟堂異數。隆體貌于元臣。士民相矜。服進退之大節。非止真儒之絕德。蓋爲宰物之成功。竊以富貴之地。常情易安。去就之間。古人難處。以公孫好學而持祿用事。以車相耄老而容身處朝。故文成智也。僅能杜門。仲舒賢也。晚而去位。蓋筦庫之賤士。猶降志以居。儻石之微人。或沒身不厭。況以都三公之貴。而名藏于府。食萬鍾之祿。而澤流于民。聰明在心。智慮如壯。退未七十。古無二三。伏惟致政少師。蓋代有聲。立言不朽。尊處元老。號爲文師。常朝廷議論之大。則每先發明。知社稷繼嗣之重。則早能援立。謀不下席。功如泰山。故天下想聞其風。而廷臣無出乎右。遂委已成之務。以休未至之年。天子不能奪其高。士人不能持其去。十三請而必退。數百年之所無。史官載筆而書光華。交遊攘臂而議勳業。朝中

新政久垂譽于臣鄰。頴上舊民。如得見其父母。某已從道路。獲望清光。晚侍話言。粗明操舍。覩國家之盛事。想門館以遊心。伏冀內保康寧。永居安佚。再三加命。已聞考父之恭。九十爲師。坐繼鬻熊之美。

賀韓師朴相公致仕啓

寄食異邦。積有負薪之懣。馳誠齋坐。寢疎削牘之儀。想隱几以燕居。方抗章而得謝。處用舍之際。初實無心。當去就之間。默全大體。含生共仰。有職咸歸。致政大觀文相公。百世名門。五朝舊德。憫然異稟。逢此盛時。繫勳業之在前。感風雲而繼起。以社稷安寧爲己任。以門戶忠孝爲家聲。雖獨運于廟堂。實忘懷于軒冕。是以平居當國。心無間于賤微。高臥故鄉。人孰知其欣戚。始終一節。出入十年。遣巨舟于濟川。遂素心而就第。子孫侍側。日觀戲綵之多。賓友在門。時接吐茵之舊。豈徒昔賢之高致。殆爲宰物之成功。伏望澄思慮以坐忘。收神明而返視。益隆遐算。兼濟令名。雖體道赤松。遂棄人間之事。而大儒白首。正爲天下之瞻。永庇斯民。亦尊吾道。

賀章待制到任啓

光被制書。寵升待從。就分符節。出控翰垣。茂擇剛辰。已開尊府。伏惟慶慰。某官天資偉茂。國器宏深。擅學識于儒林。作英傑之舉首。眷隆上意。名壓端明。改延閣之華資。領昆吾之重鎮。竚開績效。別造深嚴。某跡遠門牆。心馳齋坐。方愧書郵之至。辱貽記室之文。謙厚過中。感銘增劇。

賀蔣樞密啓

光被制恩。延登樞府。天下幸甚。伏惟樞密通議。俊明迪哲。敦大秉彝。以仲舒師友之尊。濟茂先王佐之略。危言告后。切時者甚多。勁節立朝。臨事而可紀。比疇尹政之效。入翔扃禁之嚴。摘伏發姦。治獨神于廣漢。高文大策。人必屬于馬卿。間雖出處之異途。益見險夷之一貫。明光視草。方增綸綍之華。宥密本兵。遂委樞機之重。諒由初政。尤藉老成。竚聞經世之謀。別究安民之策。由茲注意。遂正秉鈞。益尊吾道于盛時。始見大儒之能事。某蒙知惟舊。遠德方新。側聞恩典之紹隆。第極情條而抃仰。

賀安樞密啓

奉膺尊冊。還位上樞。風聲所傳。歡誦如一。伏惟樞密大尉。純誠體道。元識際天。光輔三朝。迭居二府。屹如梁棟之具。允爲社稷之臣。樊侯之出納將明。曾無吐茹。晉公之訐謖方略。實係安危。方凝翊亮之勳。俄遘棘變之戚。甫終禮制。前錫命書。顧人望之益歸。乃上心之所屬。矧當初政。尤賴老成。佇恢經世之謀。始復本兵之任。運籌帷幄。豈惟名在于四夷。顯面鈞衡。行副具瞻于百辟。顧如鰕薄。久戴恩憐。方分守土之符。莫預在堂之慶。瞻望門屏。下情無任歡頌。激切依歸之至。

賀樞密啓

奉膺尊冊。入長鴻樞。凡在見聞。交深慶幸。伏惟樞密大尉。學經百行。道冠萬殊。傳孔孟之微言。纂伊臯之絕業。感會尙文之運。發揮開物之謀。爰自先朝。預聞機政。以利仁之常德。循輔世之宏規。貫金石以存誠。等權衡而及物。訐謖方略。動繫安危。出納將明。斷無吐茹。雖暫辭于機要。尤深軫于睿懷。召以鋒車。對于

便坐安民之策。得以屢陳。許國之誠。昭然嘉納。遂卽本兵之地。進當魁柄之雄。風動四夷。式是百辟。而況君臣相合。如符契。兄弟對秉。于鈞樞。豈特專美于一門。兼示大公于來世。帷幄之任。旣足有爲。鼎鉉之崇。乃其固有。垂作聖朝之範。冠于盛事之圖。若夫經綸。豈待敷敘。惟當躍距。以俟太平。某蹇舛餘生。棲遲末路。側聞渙號。實踴歡誠。幸溝壑之未填。企門牆而惟舊。所期亮察。永託挺鎔。

賀門下相公啓

入居廟堂。繼登揆路。凡兩奉啓事修賀。在汝州時。嘗蒙迂手筆寵答。上體恩眷之厚。感激何言。恭以振發大猷。濟時及物。曾未閱月。已嚮制作之盛。今者伏審奉膺宸眷。進陟上台。冠冕在廷。保乂羣品。乃皇天降佑。列聖溥臨。邁茲盛節。以熙昭代。斯文斯人。永有歸庇。區區一介之賤。遂與同宇之物。均託大廈而倚巖石。豈不幸耶。某以蹤跡在遠。無由進敘。在堂之列。奉慶左右。引領距躍。豈勝下情。謹修前啓通賀。兼布悰誠。萬一仰惟鈞慈。俯賜亮察。幸甚。

賀李黃門啓

光奉明綸。入同大政。天下幸甚。伏惟門下侍郎。徽猷經遠。全德蹈中。嗣興未喪之文。生有致平之略。諸儒之所視。以爲法。斯民之所賴。以爲安。出入三朝。周旋一德。須協宣于基命。尤澄總于事經。省中皆戴其言。天下陰受厥賜。終由遠識。引去近司。宣布中和。雖大邦之爲殿。永懷夙夜。惟王室之爲心。屬上聖之纂臨。須老成而入輔。詔音未下。衆已期其必來。詞命旣傳。士皆喜如所望。增九鼎大呂之重。成四維泰山之安。

卽顯化鈞。永福函夏某。早依誕治。嘗辱品題。側聞三入以處中。實爲盛際。不意一夫之拙守。還遇至公。數懷賀厦之私。莫預在堂之列。瞻顯拊蹈。倍萬常倫。

賀兩制啓

伏念某承乏于人。簡書是舊。惟時之哲。簪橐方新。復侍從之深嚴。宜福禧之叢集。某官氣資闡爽。學造精微。綽有家聲。挺爲國器。方協致平之策。遽纏何恃之哀。比畢禋除。茂膺恩典。總三銓之要務。仍五諫之清資。竚告嘉猷。入陪機政。冬陽方泮。齋館夙遙。伏冀上體眷勤。精持寢餼。

賀鮮于運使啓

肅戒清騶。已交漕節。列城動色。使範有華。伏惟運使郎中。德敏而壯。氣溫且直。持躬不撓。待物以誠。智燭見于盈虛。事周知其能否。輸將萬貨。指日課勞。殿最八州。聞風肅治。顧茲幣局。適在下風。剡竿牘以未遑。愧函書而先及。瞻依感仰。莫罄敷陳。

賀本路運使郎中啓

光被除書。寵移使節。輶車未達。名部相歡。某官重德鎮浮。清規迪哲。文能輔實。敏以濟功。入被遇于端朝。出按章于右蜀。百城肅治。有負弩之榮鄉。萬貨均輸。若流泉而富國。改臨重地。實簡上心。內揆庸虛。比叨事任。得聯治務。預浣情條。候正炎歊。路遙次舍。更祈上爲注倚。精調寢興。

賀運使司封啓

光被除書。寵遷峻秩。譽隨恩渥。體與望隆。某官德美端持。忠嘉允迪。屢更器使。久以能稱。由課最之上聞。致綸言之渙發。阻陪賓慶。徒躍情條。

賀轉運使啓

光奉宸書。寵分漕節。矧智謀之沈偉。加風力之抑揚。室有俊功。以稱異選。內惟單薄。叨預按章。方思旌棨之賒。亟辱賤賸之貺。謙辭溢目。感緒裝懷。

西臺集卷九

啓

謝召試入館啓

材如命薄。初聯召旨之虛傳。名與論卑。敢意奏篇之誤中。蓋嘗辭而不復。顧以得而爲慙。及此叨榮。尤知踰分。國家以法理爲治民之具。而不失詩書之意。謂文章非取士之實。而求兼行義之純。由本末之相維。故安寧而大定。矧是西崑之奧。上連東壁之精。圖籍具存。賢豪迭處。非止沈涵于簡策。固將際會于功名。其選旣高。在今尤寵。而況二府之薦。綿歲月而未聞。三館之稱。隨典章而新復。宜搜雋乂。以應闕稀。而某質性本凡。智能非遠。徒以公卿之裔。得辭畎畝之勞。屈首授書。出于干祿。潔身爲吏。恩以及人。然而災疾連仍。風波顛頓。塗可前而自塞。策將獻而還收。枯槁爲常。邇迴益甚。尙欲臨楚水而弔湘纍之魄。躡稽山而探禹穴之奇。歸返故邱。更無餘願。敢期將老。而亦遭時。謝太倉之驟。而接鴛鴦之游。捨下澤之驚。而奉和鑾之駕。姑慰母兄之平日。敢論門戶于他年。顧薄技以何堪。見厚恩之曲被。此蓋伏遇某官志潛方冊。術富經綸。厚德鎮浮。純誠樂與。深究昔賢之事業。欲成天下之人材。故雖近于蠢愚。而陰爲之引重。俾從中道。改卽榮塗。蟠木何知。偶應輪輿之斲。汗黃甚淺。亦塵鼎俎之羞。某敢不內正所聞。勉行其志。詎以軒裳之可悅。遂云藜藿之難甘。寧信道以無成。戒養安而自棄。庶少裨于國事。乃圖報于己知。過此以還。未

知所措。

謝司晨董少卿啓

大人取士。當擇雋良。賤子何能。遽霑品藻。恩踰所望。感不容言。伏念某。植性本愚。賦材又短。徒以公卿之後。得辭農畝之勞。屈首授書。初疑有用。潔身爲吏。亦欲及人。然而災疾連仍。風波顛沛。足將前而自卻。言欲發而還休。久從簿領之卑。蓋爲衣食之計。心隨俗改。惟知縮手以偷安。事與願違。不覺振衣而驚起。姑彊顏而榮祿。已絕意于求伸。敢期患難之餘。而有薦論之寵。循躬有覲。荷瞻無涯。此蓋某官厚德兼容。純誠樂與。謂支離而寡偶。或朴慙以無他。借以重言。俾之上進。材如散木。初虞匠石之譏。道異成風。誤辱斯輪之盼。某敢不祗勤于事。固守所存。雖出力以效官。常收心而安分。庶無貽辱。以玷已知。

答李客省謝舉啓

遠承使介。臨貺賤函。兼聞鎮守之餘。克協冲和之泰。旨辭甚緝。愧忭交中。某官沈毅敦方。惠和迪哲。早緣世德。自著忠勳。惟邊寄之難材。假使聯而撫俗。良革吏民之蠹。備聆道路之謠。仍忝外臺。敢忘公議。雖抗論于治最。顧有累于高明。況匪專聞。尤慚備數。簞糠揚粃。蓋偶濫于居前。捧土益山。固自知其無補。似緣親契。曲示謙撝。詳禮意之過中。第悚銘之不暇。冬暘方滌。齋館食遙。益冀保綏。下符傾頌。

河東提刑到任謝兩府啓

罪罰之餘。認故棲而方復。鈞陶所被。分刺郡以爲優。哀未究而榮來。感既深而涕隕。伏念某。性資本下。志

操不強。父兄教以讀書。欲知行己。朋友勉其干祿。故學治民。名雖掛于衣冠。身但縻于州縣。因得習知于賤事。未嘗妄見于貴人。昨預招延。殆由遭際。道山寄跡。雖同物外之遊。京邑爲僚。翻類幕中之辯。自祈易地。姑欲便親。未容歲月之淹回。遽失晨昏之奉養。三年泣血。每纏風木之悲。十日成聲。俄迫祥禫之制。零丁去里。黽勉入朝。都忘意外之功名。所患目前之婚嫁。比塵聽見。蓋出懇私。敢望恩憐。過爲器使。旣委按章之重。仍無待次之淹。非惟不失其官資。更欲速霑于露澤。取知雖誤。辱念已周。此蓋伏遇某官。道輔兩宮。智維萬世。官人才而有法。公天下以爲心。軫及孤窮。曲加成就。然而名爲刺舉。責在讞平。鈞取細故。則不近于人情。縱使被官。則殆非其職事。要在刑章之無枉。更圖和協于適中。竊自揣焉。烏能稱是。維勵當官之節。勉酬宰物之私。

到任謝鄰郡守啓

偶當承乏。出剖藩符。維是小邦。適鄰善壤。附德輝而云始。揣幸會以居多。某官材業綽餘。聲猷茂甚。真忠許國。奮無不爲。撫仕在辰。躡而如拾。眷言巨屏之奧。久輟公朝之良。寬大下書。日究宣于上德。中和樂職。躬布諭于民情。顧茲疆場之連。獲締瓊琚之好。懸旌在望。但深覩德之誠。擊柝相聞。宜有餘光之振。薄寒屆候。嘉績告成。更祈頤養天倪。別需邦寵。瞻望門宇。下情無任。

謝本路監司啓

伏奉樞密院宣命。爲本軍奏監酒稅待禁柴日宣。與某商量公事不和。推勘得日宣理曲。移監蔡州。遂平

縣酒稅者。謄書而上。未懲狂謬之辭。成奏以聞。方驗詆欺之實。仰懷庇賴。偶追淪胥。伏念某。本乏異能。粗知擇善。十年選調。自哂蹉跎。三世門風。舊傳清白。故舌猶在也。寧卷而無聲。途非迷也。將前而自卻。比叨屬邑。惟仰至公。豈謂若人。偶聯所事。居常成市。動欲啗人。既弄法以厚誣。因刻章而薄愬。致煩衡聽。折以片言。曾是寒蹤。遂逃官謗。再念某。以至愚之拙守。苟寸祿于異鄉。由無詭遇之心。故甘窮僻之地。動思退斂。豈願發揚。蓋橫逆儻來。雖可不校。而上下相視。難于默然。矧歲月之未賒。聽風聲而已惡。市井晝廢。坐成邱墟。商旅宵行。如避兵火。至于絕滅公道。封植私家。鄉曲椎埋。雅習屠沽之技。宦游饕餮。數爲狴犴之囚。敢爾狂邪。蓋相嘗試。比均從于吏議。已甘寘于刑科。賴有主張。卒無瑕譎。此蓋伏遇某官精求淑慝。深辨廉汙。憫寒士之數奇。憤宵人之不逞。謂投鼠可忌。雖戒前車。而養虎不除。其如後患。効而易地。姑以便民。某敢不恪奉官箴。益堅士操。本非利器。幸根節之非堅。從此精心。庶淬磨而有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秦鳳提刑到任謝兩府啓

爲郎累月。殊乏才稱。謝辟經年。乃叨器使。實踰分願。徒切兢慙。伏念某。性本慙愚。學非通博。窺觀往事。雖涉躐以有年。剽竊爲文。竟支離而無用。少師心而已拙。老涉世以尤疎。頃從外府之招。頓辱中臺之選。未遑屬部。卽入剡章。四壁僅存。殆不遑于灼桂。一門多故。仍久困于負薪。比再請而報聞。始免居于官次。甫終祔享。輒復哀祈。蓋貧病之交攻。而願誠之有素。敢圖下聽。深軫寒蹤。謂勤拙之堪嘉。期讖平之可仗。故茲假寵。兼使便私。此蓋伏遇某官如古伊臯。致君堯舜。先輔兩朝之治。永存萬世之功。憐此孤貧。待之輕

約。得于盛際。不作廢人。謹當策勵疲癯。淬圖頑鈍。簿書刀筆。爲今日之賤工。號令詔條。乃聖朝之實惠。誓勤夙夜。仰稱坯陶。

永興提刑到任謝兩府啓

仰荷坯陶。伏深感懼。伏念某。稟生素陋。爲學不強。習聞長者之風。雖粗明于操守。名出衆人之後。蓋迂闊于事情。止祈引分于清時。乃亦蒙榮于末路。與游儒館。頻假使軺。間從省府之繁。誤被朝廷之選。愧公家之無補。悵私累之交侵。仍以養疴。輒祈出守。復遷延于歲月。屢披瀝于肺肝。由不忍于棄捐。故卒還其刺舉。莅官未久。易地更優。既事之過于其前。則人亦指以爲幸。此蓋伏遇某官身爲柱石。道秉權衡。雖擇取于異能。亦銓量其已試。致茲庸賤。亟預遷除。謹當益勵初心。務殫病力。因循墮事。豈今日之敢言。搏擊求名。亦古人之不取。惟仰遵于詔令。冀上稱于廟堂。

永興提刑落權字謝兩府啓

宿官無聞。久茲假器。增秩有等。就俾正名。量分願之已踰。溢心顏而增愧。伏念某。頃叨試職。卽忝按刑。拂塵蠹于簡編。曾無是正。聽風謠于郡國。殊乏建明。間求自試于方州。乃復僥榮于劇部。大懼望輕而招譴。敢圖寵至而爲眞。此蓋伏遇某官。道以康時。誠而接物。謂官師之並建。須法度之至公。積歲月以爲勞。豈曰能堪其事。存資格而不廢。亦云示勸于人。故如妄庸。猥蒙甄敍。敢不俯循拙守。敬奉寬條。責在讞平。顧職守之雖舊。動思罄竭。仰命令之惟新。感戴之私。倍萬常品。

回謝沂守劉大夫啓

比者叨被恩書。召還郎位。亦既籲天而自列。可量跼地之不遑。敢意謙撝。特貽慶問。覘芳詞之溢目。叢愧緒以裝懷。某官奕世名門。清朝雅望。服冉季藝能之美。早有賢聲。振龔黃循吏之風。適分憂寄。幸此圭封之同域。冀蒙河潤之餘滋。未遂合并。遽成契闊。趨九門而俟命。顧以廢裝。指千里以論心。遂乖望履。區區之意。喋喋奚殫。

耀州到任謝兩府啓

授之使指。殊乏建明。畀以郡章。實分憂寄。未淹歲月。已見吏民。恩厚莫量。感深難狀。伏念某。瑣才非敏。樸學近愚。自誤使令。動虞顛躓。常亦區區而有志。其如碌碌而無聞。任職居官。第稍閒于簿領。循名責實。漫不見于事功。矧肢體之疾日侵。而肺肝之請屢竭。奏封復上。雖未達于闕廷。成詔俄頒。俾就分于民社。既獲長人而爲政。又容竊祿以便私。此蓋伏遇某官斟酌萬微。彌綸百度。真忠許國。奮無不爲。盛德康時。久而彌劬。人人欲其知勸。事事幾于曲成。特由平日之品題。以記累年之誠懇。私其官序。假以州麾。某敢不率職在公。軫民求瘼。更殫敬思于教條之內。覬酬大造于挺冶之間。悚戀依依。實萬常品。

耀州與監司啓

比膺朝命。叨領州符。內惟委瑣之才。適在按章之地。攀希有日。庇賴自今。某官清德鎮浮。美材周物。文能輔實。敏以濟功。由宸扆之注懷。總使權而治劇。屹當一道。兼刺百城。風力斯加。固不勞于施設。猛寬相濟。

遂成化于中和。曾是孤蹤。得依盛德。屬驅車而就部。思撤席以無階。未知爲政之方。徒結瞻風之戀。春陽已煦。使範有休。更祈上爲廟朝。精調寢餼。

耀州免勘謝兩府啓

右某啓。本州縣官吏。昨因災傷。開諭人戶出糶斛斗。過數承認不當。准提點刑獄司牒備坐到朝旨。特免勘者。罪難屈法。方俟刑章。恩出原情。獲辭譴域。望非所及。感不容言。伏念某質薄地寒。名微才下。莅官非敏。接物更疎。比忝承流。適茲愆澤。雖奉法循理。要在安寧。而捄災恤荒。殆成迂闊。旣人言之自取。顧吏訊以奚逃。敢圖造物之仁。深體振民之務。凡奉行而當職。與奔走以在官。似憐用意之崎嶇。並得論心而矜貸。遠在千里。而蒙察于朝廷之上。賤比一介。而見恤于廟堂之尊。雖予奪之無私。亦生成之有地。汗顏增覲。淪髓知歸。此蓋伏遇某官躬贊大猷。力康庶政。攬萬情而同照。勵百志以惟新。旣陳法以防非。亦本仁而觀過。致茲痕累。曲被保全。某敢不砥節在公。省愆克己。務求民瘼。益謹官箴。庶少利于米鹽。以上酬于挺治。謹奉啓事陳謝。

耀州任歸別本路監司啓

比分符竹。逖仰檐帷。吏道非長。官成無狀。久不聞問。居懷偃草之風。自視何堪。敢意及瓜而代。言歸已近。論幸則多。此蓋伏遇某官德可鎮浮。才方任重。撫百城而兼治。公一道以爲心。未嘗求備于官僚。止欲共成于職業。矧如衰薈。最乏勞能。殆由念舊以見存。故得終更而善去。平居閉閣。悵莫及于前人。扶病出關。

知苟逃于大譴。尙冀後來之薄效。少酬今日之厚知。感戀之私。倍百常品。

鄭州謝兩府啓

任之持憲。已復故資。易以守藩。仍居輔壤。孤根粗立。再造知歸。伏念某。生也近愚。長而多難。嘗剽聞先生長者之論。而靡爲通人達士所知。頃被招延。謬更任使。崎嶇一節。黽勉十年。雖雖在囊中。或疑其脫穎。而金躍冶外。自畏于不祥。是以冊府倦游。每思襍被。使軺屢駕。輒欲分符。間嘗引分以投閒。更欲爲貧而居下。刳心以道。寄命于人。褫職還朝。空類拔茅之薦。調官遠郡。猶懷據蒺之憂。忽逢舜禹之嗣興。偏得臯夔而夾輔。博延中外。靡間舊新。故雖孱微。而亦收用。方取漢中之道。叨移寰內之邦。矧嘗諳閭里之情。而素有松楸之託。使其自擇。蓋止如斯。特出至公。將何以稱。此蓋伏遇某官。權衡萬務。柱石累朝。治惟急于人材。心常公于天下。旣先已進退其大者。因施及孤遠而振之。謹當勵節惟堅。奉公不懈。悉心條教。致力米鹽。論任官稱職之差。雖非能吏。苟奉法循理而治。敢病細民。冀收塵露之微。上答埏冶之及。

京東謝兩府啓

溱洧之鄉。爲邦已寵。齊魯之地。改命過優。被旨促行。順流至部。靖言事任。仰戴坯陶。伏念某。蚤以才微。出于人下。雖在官而知勉。質遇事而不強。齒髮寢彫。視壯圖而已屈。簡編盡擲。悵俗狀之相仍。比還常選。以低垂。僅得偷生于隱約。敢期再造。屢賜曲成。已復官資。仍加器使。更欲激昂其晚節。特遷將漕之寵名。逮懇避以報聞。因自嫌而遽受。顧惟本道。切近在畿。包括青徐。接連趙魏。民物旣庶。賦調亦繁。用以赴功。惟

恐瑣材之不逮。使之擇地。乃幾衆好之所同。此蓋伏遇某官道德內全。聰明上達。力持公議。博盡人情。謂虞翻之骨多屯。本無足嘆。而安國之灰已冷。偶此復然。試假輝光。更從驅策。敢不就爲經畫。常謹會期。務少存觀采之紀綱。亦不忽細微于簿領。身名晦黯。姑自信于明時。事業謬悠。惟更殫于病力。

淮南謝兩府啓

仰戴坏陶。俯深感懼。伏念某。技能單少。名跡湮微。偶遭際于盛時。許回翔于中外。崎嶇七路。屢忝使華。出入八年。復塵郎選。而病軀已弱。難追朝路之簪紳。食口甚多。更苦京居之桂玉。矧素昧公家之務。而動虞官謗之興。方期仰露于肺肝。所覲服勞于郡邑。敢圖任使。復此僥逾。遂從臨遣之優。殆過由衷之請。得專外計。兼刺列城。苟非選于衆人。豈輕付之一道。此蓋伏遇某官。圖回萬化。翊亮三朝。坐秉國成。分授天職。特茲差擇。畀以事權。敢不益務奉公。常思盡節。盈虛出入。雖心計之非長。奔走經營。須力疲而後止。上酬天施。次答鈞憐。

上太師文潞公啓

某持服鄭里。備聞太師居洛動止之詳。以罪罰屏處。人事不通。故無由更至。誠懇于左右。伏惟功在四朝。身兼五福。人臣無出公右。天下想聞其風。載籍以來。有未聞者。拘以吏役。無由奉杖布席。以聽警咳之音。下誠惓惓。見于夢寐。惟願珍調膳飲。精護寢興。永究松喬之年。長爲社稷之鎮。下情無任懇到。頌詠之至。

上蘇頌罷相啓

比者伏審某官力援古義。懇避政機。不淹廊廟之榮。惟期風俗之厚。章每卻而復上。衆願留而不能進。符天下之公。退爲吾道之助。某限以官守在遠。不獲請謁門下。少布惓惓。仰惟鈞慈。俯垂亮察。

上鮮于運使啓

比者恭被詔除。改陪漕計。瞻言明哲。適在總臨。得飲下風。實符厚願。某官天資偉茂。國器宏深。重可鎮浮。文能輔實。宏材有裕。如流水之發源。嚴令所加。若疾風之靡草。內慚疎迹。得仰成規。人獲所依。天與斯幸。肅霜初履。齋館夙遙。更祈上爲邦朝。精調寢餼。

問候熊舍人啓

庀職外司。積有簡書之畏。馳心齋坐。曠無竿牘之修。仰明哲之總臨。宜福禧之駢集。某官躬服完行。心包大猷。使煩而能。與聖胥會。設施風采。實竚于廣朝。論議建明。蓋行于素蘊。而自代言西掖。董正九農。炳雲漢以成章。阜邦財而美俗。行膺大任。此實便塗。內惟惴惴之愚。叨預蔭私之厚。希風有素。託庇自今。更祈上爲廟朝。精調寢餼。下情祝頌之至。

問候判銓舍人啓

素冠終制。簪筆還朝。想法從之深嚴。宜純禧之叢集。某官識窮倫類。學造精微。休有家聲。挺爲國器。方贊致平之策。遽纏何恃之哀。甫畢禪除。茂膺恩典。總三除之要務。仍五諫之清資。竚告嘉猷。入籌大政。冬候方屆。齋館夙遙。伏冀上體眷勤。精調寢餼。

回李待制啓

伏審懇避州符。寵提宮鑰。功成不處。身退益榮。某官仁厚持躬。剛明待物。鎮浮以靜。應務不勞。早聯侍從之華。游委藩方之劇。家聲籍甚。風力凜然。惟是營邱。夙稱里閭。小棠聽訟。新留蔽芾之陰。大瓠爲樽。舊有逍遙之地。典司原廟。偃息鄉閭。高義可稱。淳風斯復。某違顏尙邇。庀職方虔。顧刻牘之未遑。辱滕書而先及。旨辭並緝。感惕兼深。寒燠氣交。燕閒道粹。更期上爲邦國。精調寢興。

回熊右司謝致仕啓

樂道辭榮。抗章得謝。退未六十。時無二三。洛社推高。朝倫共仰。致政右司學士。才資博美。器識宏深。雖早服于榮階。實內崇于時望。勵操修于常日。比得喪于浮雲。皂蓋朱幡。每期閒佚。真祠琳館。又欲退休。遽引疾以上聞。信高情之絕異。孰爲韁鎖。遂脫屣以超然。雖處戶庭。猶拂衣而遣去。未奉在堂之慶。辱頒記室之文。何特起予。固將善祝。林泉嘯傲。日追園綺之遊。壽考康寧。永邁松喬之算。更須言面。別布悰誠。

回胡先輩謝登第啓

較藝春闈。升華桂籍。坐追時彥。將大家聲。豈惟我里之有人。足見公朝之得士。先輩足下。文詞瞻逸。經術該通。早並雋于膠庠。久得名于場屋。自比穿楊之妙。果爲入穀之英。鶴鳴九皐。旣升明而在選。鵬程萬里。期遠到而可觀。某正此窮居。欣于及見。方欲論交于異日。遽聞得雋于明時。展慶謁以未遑。辱牋滕之相及。願如感臆。言述奚殫。

回令狐皞如張大年謝及第啓

老病杜門。雖倦游而屏處。俊髦得路。亦美事之預聞。敢謂不遺。肯茲見顧。副以牋函而爲貺。爛然詞筆之可觀。伏惟先輩祕校。業履端修。藝文通博。造廷待問。雖指事以獻言。升舍右賢。本窮經而謀道。行且莅官。而從政。固宜入里而榮家。丹陛策名。已致身于盛旦。青雲在望。當拭目于異時。祇造未遑。占辭非敏。其如媿佩。豈易索言。

回宿倅俞察院啓

比緣承乏。獲遂同寅。仍忝按章。備聞公議。雖抗論于出處。顧有累于高明。豈謂謙撝。遠貽牋問。旨詞並緝。感惕交深。某官懿行清規。茂猷遠識。學有淵深之奧。名先臺閣之英。履道從容。推誠惻怛。似矜迂拙。曲示誨存。捧士何知。本無裨于高大。斷金爲好。期永奉于周旋。載欽禮意之過隆。第覺心顏之增覲。素商在候。雅履爲休。益冀護持。少符瞻禱。

回鄰郡官啓

出藩淮服。接境渦陽。緬思未覲之賢。適在相望之地。方圖請問。遽辱題封。鋪記室之芳辭。敦鄰邦之嘉好。禮雖有素。惠則非常。某官術爲吏師。名出人表。暫茲關決。佇俟劇遷。迺忘友郡之偏。誤慶長人之任。載邀褒借。如挹話言。冬律肇寒。明神介福。益祈清訓。庸副陋誠。

代范忠宣賀李肅之待制宮觀啓

寵被制書。退司宮鑰。已交藩節。歸喜堂皇。閭里均榮。風聲動俗。伏惟慶慰某官。資稟直諒。學通本源。出當萬乘之知。敵乃千人之傑。設施風采。實竦于廣朝。論議訓猷。蓋行于素蘊。而自參華延閣。分寵价藩。地與望隆。譽隨恩渥。甫茲報政。俄爾退身。領仙鑰于別都。便錦衣于私第。安居自適。不違竹馬之遊。大廈未成。猶恐鋒車之召。某簡書方畏。竿牘罕修。辱管記之移文。撫情條而增慙。未遑拜慶。徒爾瞻風。益冀養頤。別須登用。

代范忠宣與兩府賀正啓

考象天官。屬寅杓之順建。審聲神瞽。發鄒律之和聲。某官全德鎮浮。至誠動俗。雅際風雲之會。親承日月之光。躋富壽于蒼生。復太平于盛旦。履茲元朔。茂擁天祺。某承乏外官。阻從中謁。瞻顙禱頌。實邁常倫。

代范忠宣與兩府賀冬啓

臺雲浮瑞。表日延暉。當萬寶之履端。實一元之令序。伏惟某官。材膺帝賚。望冠時宗。奮直道以居前。覺斯民而自任。嘉謨屢告。善化方行。坐成告遠之猷。茂集履長之慶。顧惟儒品。適庇下風。頌詠之私。倍百常品。

代范忠宣謝兩府啓

比者祇膺告命。獲貳樞庭。越次而居。殆非其分。徒深形于懇避。終進冒于恩榮。伏念某。學古甚迂。承家不競。早由際會。亦預招延。謀拙無成。蓋乏適時之用。跡奇不偶。殆由接物之疎。空歷四朝。未聞一善。敢期晚節。併被殊私。進以美官。還之要地。清塗八踐。未逾三月之賒。機事預聞。乃綴八人之列。靜言非據。靡自遑。

安。此蓋伏遇某官。道可濟時。心惟體國。謂技能之雖少。且事任之常更。陰借品題。使階器用。智謀非遠。知難就于功名。忠義在前。敢自羞于門戶。庶幾少補。永服下風。

代范忠宣并州到任謝兩府啓

比膺外制。就付中權。仍超書殿之華。倍荷門閭之寵。辭榮受任。初劇震惶。進職臨民。率階忝冒。伏念某。由先子之忠義。受厚祿于朝廷。澤及私門。雖乘軒之可寵。用非公義。愧覆餗之自貽。猶叨守于輔藩。就復更于方面。併加異數。示及殊恩。此蓋伏遇某官。念舊爲心。代工有體。曲爲道地。得致使藩。謂髮齒之雖衰。顧筋力而可強。初臨邊吏。惟祇畏于簡書。仰恃仁人。更上資于廟略。瞻顯感激。實倍常情。

代范忠宣到任謝前兩府啓

比者解官全許。易地晉陽。愧無條教之有稱。復忝兵民之重寄。仍叨進職。殊出異恩。敢謂記曹。首貽慶問。粲芳辭而在目。叢感緒以裝懷。某官。道德元臣。朝廷夙望。有鎮浮之令德。布利澤于生民。告后惟勤。聞嘉猷于在昔。至公來復。覘虔位而及今。顧是疎賤。還叨率領。驅車就道。報德無階。益冀保調。少符傾訟。

代范忠宣回宗正留後賀冬啓

鄒管升陽。魯雲紀瑞。道協履長之序。歡交亞歲之儀。某官。毓秀皇枝。參榮宗事。由惠和而著美。有信厚以潛中。爰及令辰。茂膺豐祉。曲煩記室。前示慶函。感頌之深。銘藏罔旣。

代范忠宣登庸回謝兩制以下啓

比膺恩制。登備台司。顧幸位以多慚。豈經邦而可用。雖懇辭之備至。終成命之莫回。遂階廊廟之崇。如蹈淵冰之懼。敢謂某官。義存體國。心欲濟時。方從機事之繁。遽沐記曹之問。飭彝儀而有綯。將厚意以無窮。緬惟王室之爲心。況乃本朝之倚重。願攸箴于不逮。庶協濟于在公。

代范忠宣回謝制誥舍人啓

光被制書。典司誥命。豈特士林之推重。固宜國體之增華。凡在見聞。孰不歡愜。某官。生爲人傑。代有時名。學問精通。性資絕異。上下千載。深窮治亂之源。更歷四朝。獨作文章之主。雖常任窮通于寒暑。履患難之風波。而志氣不衰。聲稱彌劭。遂從散地。入踐要途。斷自上心。擢升外制。不試而受。其榮則多。非徒代天子之言。蓋可慰士夫之望。雖言語侍從。未能究異日之功名。而號令發揮。亦足以動斯民之耳目。茲惟盛會。可謂得人。顧削牘以未遑。辱貽書而先及。永惟欣感。但切傾馳。

代范忠宣回謝衆官啓

比者叨被詔除。獲陪機要。辭雖牢而靡獲。心以寵而爲憂。敢爲仁私。特貽誨翰。荷恩勤之曲至。加獎飾之過中。佩德之深。非言可旣。

代范忠宣回安州蔡相公啓

近膺詔綬。就易州麾。適去鄉邦。已開尊府。某官。資稟渾厚。謀謨靜深。親居上相之尊。蔚有大儒之效。友于之性。愛雖厚于門中。進退之難。患蓋由于意外。比更郡寄。益味道腴。任寒暑于窮通。見古今之出處。地連

江海爰多大國之風。心在朝廷。未害嘉猷之告。竚聞召節。復正嚴廊。刻竿牘以未前。辱緘滕之先及。永言瞻禱。莫旣敷陳。

代范忠宣回蘇內翰啓

近被制恩。寵還詞禁。人雖舊命。實乃惟新。某官志合道源。材高選首。老于文學。早從翰墨之游。志在功名。久屈藩方之任。比從節召。入覲宸嚴。賁國體以增華。藹士林而爭舉。高文大策。復階內相之榮。興化道民。行副上公之選。未遑修慶。先辱貽書。感頌之私。實倍常品。

代范忠宣回范蜀公進新樂啓

以律召和。因時改作。逮此充廷而來上。始知攷古之惟精。允謂難能。式符昭代。伏惟某官。志潛道術。學富天人。知法數之未忘。遡情文之所起。以棟梁之舊聽。妙鐘石之和聲。制作惟艱。昔雖房杜而猶媿。鏗鏘可紀。今若夔襄之更生。顧如備位之人。叨侍在庭之奏。方深詠嘆。遽辱題封。感服之私。非言可喻。

代范忠宣回宗正謝起復啓

祇拜命書。起還官次。哀榮曲盡。寄任增隆。某官德協溫良。身行法度。夙倚宗藩之重。兼司屬籍之尊。逮奉親喪。動循禮制。孝由中出。雖存三歲之常事。不辭難。況迫兩宮之命。勉從抑奪。大合權宜。蓋許國之誠深。故斷恩之義重。敢圖謙德。曲示書詞。感佩良多。敷陳莫旣。

代范忠宣回李瑋太尉啓

近奉制書。榮分將節。譽流動戚。慙動士夫。伏惟慶慰某官。世德休明。天資沈偉。早預親賢之選。久翔局禁之嚴。有問學之裕。推重于豪英。無居養之移。能忘于富貴。故聞眷遇。迥出等夷。果自廉車。超受旄鉞。激風聲而彌劭。仰動閭之愈隆。悚動朝紳。增光天族。東京戚里。恩霑金穴之家。上將齋壇。寵盛牙璋之寄。雖聞異數。莫造下風。剡慶牘以未遑。辱書文之先及。謙勤溢幅。感激裝懷。

代人冬節賀省寺啓

夏時觀象。審正歲之闔端。堯歷授人。順新陽之用事。某官。端方令德。膚敏宏才。阜邦計于中都。告嘉猷于神后。屬茲元朔。昭介殊祥。某。亢職自拘。趨庭莫及。瞻顙禱頌。倍百常倫。

代人賀桂帥啓

寵升法從。移領帥權。多士交欣。遠民有賴。伏惟某官。宏材出類。高義應時。久更事任之繁。綽有家聲之著。惟茲南服。控帶百蠻。距于中州。來往萬里。欲求人往。僉曰公宜。遂超延閣之華。就委桂林之重。譽隨恩洽。將以儒榮。敢謂謙私。優示書誨。禁途初踐。如親日月之光。幕府大開。宜稟雷霆之令。竚聞碩畫。以就上功。

代人謝李檢正啓

冒干從事。方懼于譴訶。賜以重言。亟沾于品藻。寵隨驚至。恩與意優。竊惟國家察舉之方。本制士人進取之弊。司刀筆簿書而寡過。或謂之常材。語功名利害而勇爲。又幾于干澤。矧役乎人者。皆可以修飾。而得于內者。或鮮于始終。故親臨長人之官。遠統方伯之任。率常刺舉。幸爾安全。荷推保任之公。已出僥逾之

望而況中朝遣發之大命。天子臨策之信臣。四面合趨。百城動色。頗望風而震疊。或希幸于矜容。豈圖疵賤之人。更被獎提之力。顧實人情之殊寵。不同歲格之常文。曾是孤平。知難報稱。此蓋某官荷國重寄。爲朝偉臣。親承日月之光。躬秉珪璋之望。協新邦治。增飾士林。謂輪困之材。猶有庸于成器。則樸櫟之學。豈無取以補官。雖均進退。語言之間。自有賢愚能否之辨。若某者。稟機至淺。荷瞻殊深。不徒平進之有階。實與終身而爲地。誓圖薄效。少答厚知。

代人謝監司及郡官啓

中國而爲之學。所以尊命教于朝廷。擇人而修其官。固欲副養材于士子。知慎師儒之選。兼明友教之求。然非粗貫于本源。何以仰成于禮意。如某者。志學甚晚。操心且愚。不能委曲以自謀。徒欲猖狂而進道。與人幾于方枘。故不爲世俗之知。得官比于抱關。猶未免簡書之責。爲己如此。教人已疎。豈謂某官矜裕兼容。純誠樂與。模範至大。寸長取而不遺。節制所臨。小善嫌于不養。卹其空乏。而假之廩稍。爲其顯朴。而受之規矩。此庶幾先事以備官。將願以諸生而求益。勉從嚴命。尤負汗顏。

代人上齊州待制啓

守職踰年。被恩易地。瞻禁林之耆德。擁帥節于全齊。僚名部以裝行。撫懦衷而增忭。某官躬服完行。心包大猷。早被眷求。寢階臚仕。而自升華延閣。寵殿价藩。德與望隆。地隨人重。內惟聞道之淺。將聽大邦之謠。遂獲所依。預欣且幸。

代上運使劉學士啓

伏念某受材空疎。學道迂闊。安司官局。託在使威。惟門牖之高。未始得進。故竿牘之獻。無由自前。若其依戀之私。常與震驚而並。陽春已暮。生氣頗暄。仰盛德之所臨。宜神明陰之輔。某官秉心剛實。抱氣宏深。諸儒之所賴以爲宗。先子之所畏以爲益。義勇不挫。忠精無瑕。恢聲廣朝。闊步華省。逮宣使指。益悚民瞻。凡述聽于音徽。皆想見其風采。輸將萬貨。靡虛月以課勞。殿最百城。不期年而肅治。願惟單瑣。亦荷蔭私。謬述前人之功。實虞後進之僭。先驅所令。豈專屬部之爲華。將命弗辭。庶比互鄉而可見。更祈順天降任。以道膏神。需大庭之延登。作宗社之深福。瞻企門下。某卑情無任。

代宰相回平章文太師求助啓

連上奏封。懇還重任。雖情詞之曲至。顧體貌之方隆。況以協于康寧。敢預聞于去就。伏惟平章太師道行今世。名軋古人。早有志于濟時。晚未忘于憂國。奇兵不再。冠鐘鼎之元勳。大節可書。作宗祧之盛福。親輔三朝之治。尊爲萬乘之師。會初政之清明。因上心之恭默。爰起大老。以圖久安。故天下想聞其風。而廷臣無出乎右。長城在望。坐消邊境之虞。寶鼎復來。自使朝廷之重。偶罹霜露。殆浹晨昏。和氣內生。明神陰相。不假蓍龜之卜。遂聞樂石之功。遽辱誨音。願從高退。然而公旦雖老。不離成周。山甫就封。永懷王室。蓋義之所在。則雖出猶處。道可以濟。則當止而行。矧五詔之丁寧。而兩宮之傾屬。欲致非常之效。殆須不世之謀。曾是備員。徒煩委教。再三加命。雖聞考父之恭。九十爲師。坐繼鬻熊之美。願回雅眷。永協太和。

代樞密回平章文太師求助啓

屢形奏牘。思避圖均。惟大老之在朝。致蒼生之安堵。雖浩然欲歸之已久。其挽而願留者愈多。過沐誨音。但深銘感。伏惟平章太師。有伊呂之道。享喬松之年。身相四朝。智周萬物。方主上繼明之始。與太皇臨政之勤。蓋欲仰成。故須特起。爰從洛汭。入覲京師。還以隆名。畀之重任。疑謀未決。復資著蔡之明。大匠已臨。自得挺鎔之正。遽辭廊廟。欲返山林。矧當夷夏之觀瞻。實繫朝廷之輕重。名遂身退。雖云今古之常行。時異事殊。殆見聖賢之達節。願損一邱之樂。卽成九鼎之安。則蕩蕩王朝。遂可比隆于前古。區區末路。亦將永庇于下風。

狀

賀冬狀二首

氣肇初陽。星回長晷。絢歡儀而交慶。緣令序以儲休。阻守官箴。莫趨賓次。瞻顒禱頌。實倍常情。觀雷之復。見至德之本原。望雲以書。詔豐年之禋象。恭惟某官。修能迪吉。明德知常。諒膺天統之休。遂赫民瞻之節。宅奮庸之百揆。無有後艱。介太平于萬年。永錫難老。某適叨遠使。莫望通聯。徒傾欣慕之誠。亦薦熾昌之頌。

賀淮漕李學士狀

第功居最。申命自中。因漕節之尊榮。直書林之祕奧。凡在朋游之舊。率增慶抃之私。運使學士。毓德純時。

受材博美。用文輔實。飾吏以儒。抱世濟之忠嘉。富家傳之學問。比臨大部。益簡上心。數試以煩。資適于用。遂疇績效。坐致褒升。躡中祕之清資。仍外臺之重寄。由此而踐禁林之地。乃實便途。不日而居計省之尊。亦其固有。豈特增光華于本道。固將致潤澤于斯民。某昏老無堪。摧頽不振。側聞休命。第踴歡悰。刻竿牘以未前。拜書文之先辱。芳詞溢目。感緒裝懷。

賀開封尹王侍郎狀

光被命書。寵臨天邑。輟自保釐之要重。還歸尹正之尊崇。凡在見聞。孰不尊仰。某官受材博敏。抱器宏深。兼問學之該明。與聖時而際會。宣勞要劇。致位深嚴。屬營洛之難材。因奪情而援任。事爲蠡出。夫率雲屯。靡勞施爲。坐聞肅治。睿惟浩穰之衆。尤資擊斷之長。非假威名。孰能表正。逮恭承于召命。知不在于他人。夜衣而行。豈異鋒車之速。日終不俟。遂傳輦轂之清。仰繼趙張。行陪丙魏。雖阻預在堂之慶。實同傾賀厦之誠。激節歡愉。名言罔既。

謝范德孺舉自代狀

某惶恐再拜。近覩進奏院狀報。伏蒙經略侍郎。不以其迂闊無成。久自棄于門下。意欲推而挽之。使就塗轍。因拜新命。特有薦論。以自代。雅詞借重。逾于丘山。羞愧之發。不覺顏面之泚然也。竊惟文正公後至丞。相與公通顯以來。門下之士。十百爲輩。其間號爲有道而聞于時者甚衆。如某區區。何敢比數。而每蒙丞相公寵薦于朝。非惟愧于公之厚意。亦愧于公門下之士。謹當視窮如達。粗堅拙守。期不辱于左右。感激

論報之方若是而已。

回發運先狀

奉計造朝。方舟至闕。永惟寡陋。久以傾瞻。矧聞譽之方隆。喜趨承之有便。遽蒙緘貺。益荷輸誠。感佩之深。文陳莫旣。

路分到狀

行之官次甫及郊圻。載惟軍務之要煩。屬在路戎之并護。卽諧參展。愈切欣翹。

司業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載仰師儒之重。時惟臺省之賢。卽遂參承。愈深抃仰。

留臺朝請到狀

取道之官。將車及境。比以滕書而請候。嘗迂記室之報音。卽遂參承。愈深抃仰。

鈐轄太傅到狀

將抵官次。行及郊圻。仰惟軍務之繁。屬在兵鈐之重。卽諧參展。愈切欣翹。

總管太尉到狀

將抵官次。已及郊圻。逖仰虎臣。暫留龜洛。分帥權于貳衛。待軍政以總臨。卽遂參承。愈增欣抃。

提舉觀察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載仰廉旌之貴。方昭營洛之功。諒有神休。倍增福履。卽諧參晤。愈切欣瞻。諸監司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逖仰使臺之重。時維國佐之才。方擁神休。行趨召節。參承在卽。欣抃交申。都運顯謨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逖仰禁聯之重。方隆大漕之權。行自禁途。峻躋柄任。趨承在卽。欣抃交申。留守大尹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惟保釐之靜治。乃扃禁之王臣。兼隆綏撫之權。端處居留之重。趨承在邇。悚抃交申。代范忠宣遠迎韓康公狀。

肅驅旌旆。將屆國門。惟舊相之儀刑。合士倫而竦動。爰常虛寧。故此遄歸。宮使太尉相公。功在朝廷。道垂方冊。堅如金石。有格物之至誠。炳若丹青。皆可書之大節。旣聲名之洋溢。復進退以從容。歸護眞祠。乃謀安宅。朝中新政。且就問于是非。都下舊民。如得見其父母。顧惟衰喘。久辱知憐。旣獲邇于誨音。是求依于德庇。瞻言際會。愈極歡愉。

代范忠宣回蒲端明狀

肅馳旌旆。行次郊圻。跋履惟勞。冲和方集。矧是台纒之舊。爰趨屏翰之崇。瞻符采之非遙。俸德風而增億。更煩記室。迂示書詞。感佩之深。銘言罔諱。

